

年

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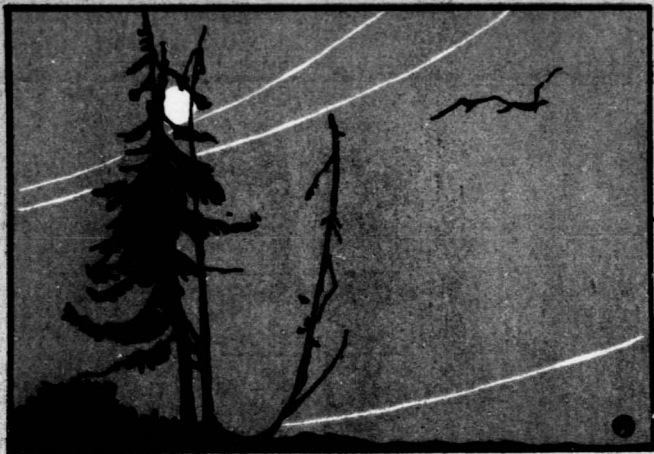
期

16

4

第

第



小 說 界

The Story World

Vol. XVI. No. 4 (235)

July 22, 1927

第 四 期 第 十 六 卷

(第 二 三 五 號)

民 國 十 六 年 七 月 二 十 二 日

上 海 小 說 世 界 社 發 行

商務印書館

經售各國名廠出品

編譯

學校課本 華英辭典 婦女用書
中西圖書 小說雜誌 兒童讀物

發售

中西文具 印刷用品 風琴樂器
教育用品 各種紙張 幻燈影片

自來水筆

本館經售德國施德樓老鷄牌鉛筆、美國派克及華德門等名廠自來水筆、活動鉛筆、禮筆多種。

照相器具

德國伊卡照相機，製造精良，冠絕一時。欲求攝影之滿意，藝術之進步，當以購用伊卡為唯一途徑。

運動器械

美國迭生公司精製高等運動用品，種類繁多，久享盛譽。各國運動健將，皆樂用之。

顯微鏡

美國斯賓塞顯微鏡及光學用品，均經多數專家慎重檢驗，認為適用。現由本館獨家經理。

本館發售

原版西書

本館發售原版西書，自兒童讀物，以至大學課本，參考用書，各種雜誌，無不準備充足，售價低廉。

理化用品

本館自製並選運歐美名廠理化器械，化學藥品，模型標本。自高小至大學，均有適用之品出售。

留聲機片

本館監製國語留聲機片二套，零售每張三元五角。英語留聲機片一套，零售每張二元五角。

打字機器

本館創製新式華文打字機，每座定價二百四十元，經售各式西文打字機，價格比眾低廉。

精製

筆墨綫扇 理化器械 兒童玩具
各種圖版 標本模型 旗幟徽章

承印

中西書報 五彩圖畫 屏聯堂幅
學校年刊 股券章程 名片簿冊

編者的報告

本期是女子文藝專號。因爲以前已經出過兩次。所以本期稱第三次。

關於編輯方面一切的事。都和前兩期一樣。所以本期也不再說了。

本期的作者。除吳克勤、胡靜美、沈劍影三位女士。在前兩次專號中已經介紹過而外。再有幾位。大略介紹如下。

梁冰如女士的小說稿。是從大夏大學寄來的。說不定就是該校的學生。

華韞輝女士的小說。由是林履彬先生介紹來的。據說。她是一位女教員。從她的小說裏。也可以看出她是一位女教員。沈波影是沈劍影的令姊。徐汝璞是徐實君的令妹。在各篇跋語中。已說明了。

小說世界

第十六卷
第四期

目錄

第三次女子文藝專號

圖畫

莊燮詩女士手寫詞稿

吳杏芬女士手寫詩稿

文字

編者的報告.....編者

永遠不忘的一日.....梁冰如女士

太白樓上嬉春(補白).....史紀法女士

飛絮.....胡靜美女士

鑑湖女俠遺詩(補白).....秋瑾

遲暮……………吳克勤女士

兩個長夜……………華韞輝女士

登采石磯翠螺山(補白)……………嘯笙女士

雪(補白)……………嘯笙女士

龍山片羽(書信)……………徐汝璞女士

一個冬天的早晨(散記)……………沈波影遺稿

梁才女詩(補白)……………王士良錄

十個兄弟(民間傳說的故事)……………沈劍影女士

關於薄少君的話……………編者

換巢鸞鳳記(長篇小說)(續)……………天遊遺稿

予以 韋廉 士大 醫生 紅色 補丸 開方 均得 效驗

醫學士邵承富號翰章係牛莊市政公所衛生主任地方審檢廳鑑定醫官中西醫學研究會會長防疫醫院兼衛生醫院院長邵醫士與韋廉士醫生藥局素不相識彼自己來函如此想刊登報章以供衆覽定必有益也其原函如左云鄙人研究醫藥者有年矣知血液關乎人之體質強弱血液充足則人健血液貧乏則人衰弱蓋血液有收養祛渣之能是則人以血爲至寶者明矣余日治患者甚夥每遇有患血



(生 醫 章 翰 邵)

虧氣弱精神不振胃不消化腦力不佳婦女貧血等症即令購服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無不奏效蓋是丸有生新血之奇功諸君有患是症者請嘗試之智者片言即能了然如果閣下身體衰弱面無血色即需服用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自必立即康強如昔矣

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

衛生小書奉送

可寄一明信片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敝藥局原班郵

送各一本可也不取分文

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名書家莊蘩詩女士手寫詩稿

(許幻園先生借印)

整頓全神注定御天風
鸞鶴怨三生粉光入墨
墨光膩交樂鴛鴦怨不平
聲閉閉眠三千劫
活色生香五百年叱起海紅羞
底月不聞中有
堅牢仙

許幻園扇題

夢仙夫人遺集定公句

武進莊閑



慧筆僊姿香徒留片羽
玲滄柔偏歷劫縑素墨
猶新

夢仙女史畫筆蒼秀雅得
七薈西樸遺意戊午冬日
觀於冷華閣并題一絕以誌
欽佩杏芬女士吳泚娟





永遠不忘的一日

梁冰如女士

「那是有很多日子的，國慶日抑或五九，五卅？」當我說我有永遠不忘的一日，我總聽到這句問話的，差不多我每一次這樣的說，就有人向我這樣的問。「這些日子，統都不會忘記的，怎麼可只說其中的一日。不過我的意思不是說這些，這些日子是大多數人都同情的，我說是我自己一人永

遠不忘的，是絕無一人和我表同情的一件事。」經我這樣地解釋一下，人家便會想到我自己身上的事來；猜定必是我淚人般的看着母親絕氣之一日。」但是，這個日子都有兩人和我同樣的悲哀，就是我的哥哥和妹妹。因此，雙十節，五九，五卅，和我慈愛的母親之棄養日，只可說統都是使我永遠不忘；而不能說是我一人永遠不忘的一日。」我又以這些話來表示非以母親的死為我永遠不忘的一天。朋友們聽了我這話，便好像引起很大的好奇心，向我盤問。他們都以為我是很得意地有一件什麼給人猜不到的事情，非經我忍痛而把舊事重提，誰知道我這永遠不忘的一天，正是我最大悲恨的印象。

凜凜迫人的北風，呼呼地向我面上直撲，我拚着與牠抵抗的身軀，實在也禁不住發抖；皮膚都受牠刮痛了，牠還不停地撲過來；平常我是很望能躲在屋裏避牠，可是今天我却巴不得在這碼頭上多站些時候。我耳邊忽然聽着很悲哀的嗚咽聲，一看原來是一個有孝服的男子；我覺得站在碼頭的人之中，像是最傷心了。他的淚眼緊望着船上一個神氣淒然的女子，我聽得那女子說道：「回去罷，不要站在這風前哭。死者既不能復生，各事只得看穿一點，靈柩到了鄉下，安葬事情，我自

會辦妥。你只須放心保重身體，顧着職業就好了。」我於是知道他是運樞回鄉。我想：不知他喪了什麼親愛的人，又不能親自扶柩安葬，只在碼頭上對柩而哭，真是何等心痛啊！我自己雖正嘗離別之苦，從此雖獨自求學於異地；但姊姊現在回鄉創辦學校，將來我求得一些學識回鄉時，姊姊所辦的學校或已發展，我正好幫他辦理；那時我既享天倫之樂趣，而又有了一班活潑潑的兒童，一班有用的青年和我一起；豈不是無上的快活！我想至此，我的眼睛已別了那個淚痕滿面的男子，仍繼續望着立於船上的我的姊姊了。姊姊那一副欲哭而強笑的神情，把我的眼睛吸引着。這時船上有些工人，忙忙的把那些很粗大的繩向上拉去，我實在很恨他們，既催促我離開姊姊的身邊；他們又做這種動作，再催促我的眼睛也快要離開姊姊的臉了。這種隆隆地拉繩的聲音，聲聲都敲動我的心靈。這聲停了，忽然起那很重大的鳴鳴之聲；更是使我心弦大震，我不知不覺地跟着姊姊一樣把手巾搖起來，船漸漸離開碼頭了！姊姊漸漸離開我了，漸遠了，漸遠了，我的眼睛緊隨着她；緊隨着，可是漸漸的模糊了！辨不清誰是我的姊姊了！不過我的眼睛還要竭力地望着，直至連船的影子也不見了，我纔慢慢地離開那個寒氣侵骨的碼頭。別了，別了，懷着很大希望的分離，那却是一個悲恨難填的

永別。

一天至少有三次跑到收信處望望，就是我有信接了也要如此。每看到了家信一來，當然十分快樂，可是却有相等的驚慌。總急急地把信拿了，就立刻拆看；有時剛巧又要趕着上課，我便飛跑至課堂坐着，不過教師說的什麼，我全不知道；只坐着低頭以看我急要看完的信。看到說姊姊病狀如何，現又請那一位醫生，以下沒有什麼可怕的話，我纔把心頭的跳壓住了；這是我嘗了兩月的自造的恐嚇。不料真有一天，家信內竟實現了我這驚慌的想像。「唉！醫生真是沒用的，還說是什麼遠近馳名的十幾位，怎麼都不能救我的一個姊姊啊！」我神經上真是大受打擊，心裏不知是悲是恨的這樣想着，或者已經脫口罵了出來。人家是否會說我發瘋，我自己也不知道。不過我以後總是常常想着，有時竟低聲的說着：「姊姊！親愛的姊姊！你真不和我再見了嗎？我們分別之時，我還充着滿心希望；現在想起來，其實我比那送柩的男子更要傷心！我還在替他悲哀呢！後來我天天盼你的來信，以爲你必繼續報告辦學進行的情形，誰料只是家信報告你病中的狀況，使我鎮日懷着可怕的想像，而這想像更真的實現了！我的姊姊！」於是我的姊姊也會活活地現在我面前，面貌都如

從前一樣，尤其像那日立在船上的神情。可是一剎那間，便會消滅。

「不知姊姊是不是含恨於泉下的？」我有時竟向人發出這句問話。但什麼人都不給我解釋這個問題，只說一聲「不要瘋罷，」便拿些別事來雜亂我的思想。我真恨極了，此後我也不再問人；惟有自己的細細的想：「姊姊，你決意回鄉辦學，而你的志竟未得成；是的，不用人再給我解釋，當然你是含恨於泉下的啊。」於是我盼望自己總有一天能完成她的志向；所以能使我不至永遠成了瘋人，也就是得我心中有一點希望。「但是，姊姊，我真能成就了你的志願時，你在泉下究竟能否知道呢？而且更不知你實在是否居於泉下？」我有時趕快地向飄搖着在我面前的姊姊這樣地問，可是她總不及答復便失蹤了。這又使我憤恨起來，恨那使我們永別的日子；無論我想着姊姊的什麼事情，我必把牠想起，可恨的日子！我恨你爲何要做我們最後相見的一天！那帶我姊姊永離我的可惡之船，站着許多滿腹離情的人們之碼頭，那個滿面淚痕的送柩之男子，姊姊的欲哭而強笑的神情，無一不盤旋於我的腦海。唉！心裏充滿希望的話別日啊！誰知你，你就是我永遠不忘的一日！你贈給我一個難以補救的心之傷痕！

太白樓上嬉春

史紀法女士

昨宵微雨散輕塵。遲日風吹草氣薰。恰上江濱

樓上望。一奩春水盪韓紋。

寒日節寫於太白樓上

國學小叢書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中國文字變遷考 一冊 三角

呂思勉著 此書用考據手段發現舊傳文字原起變遷之說全不足信而別建立新說精銳確實兩無倫比且許序漢志之誤亦有校正附論古文經始末足供參考

樂府古辭考 一冊 四角

陸侃如著 樂府為我國古代文學史上極重要之材料但歷來甚少專門研究之作即如郭茂倩之樂府詩集雖甚完備而缺點尚多此書目的即在補足郭氏之缺點為研究樂府者另圖一條新的途徑

| | | |
|--------|-----|----|
| 孔子 | 陳彬蘇 | 三角 |
| 陶淵明 | 梁任公 | 四角 |
| 經今古文學 | 周予同 | 二角 |
| 尚書論略 | 陳柱 | 二角 |
| 論語要略 | 錢穆 | 五角 |
| 章句論 | 呂思勉 | 五角 |
| 詩經研究 | 謝朓 | 四角 |
| 楚詞新論 | 謝朓 | 二角 |
| 中國八大詩人 | 胡懷琛 | 三角 |

經子解題 一冊 五角五分

呂思勉著 此書特點有三(一)切實舉出應讀之書及其讀之之先後與泛論大要者不同(二)從前書籍解題多僅論全書大概此多分篇論列(三)此書所舉治學方法之作皆最後最確之說且皆持平之論全書所舉經子計十九種軍經及先秦諸子之真著已略具於是

中國御史制度的沿革 三冊

高一涵著 科道制與代議制為近時國內政論家討論之問題本書著者研究歷代御史制度之沿革而得科道制不適於民治國家之結論對於御史官職及給事中官職分合之沿革考證極詳

| | | |
|-----------|-----|----|
| 中國古代法理學 | 王振先 | 二角 |
| 中國古代婚姻史 | 陳順遠 | 四角 |
| 先秦經濟思想史 | 甘乃光 | 四角 |
| 儒道兩家關係論 | 李繼燿 | 三角 |
| 詩經之女性的研究 | 謝晉青 | 三角 |
| 古代政治思想研究 | 謝朓 | 二角 |
| 平民文學之兩大文豪 | 謝朓 | 三角 |
| 儒教與現代思潮 | 鄭子雅 | 二角 |
| 大思想家袁枚評傳 | 楊鴻烈 | 即出 |

香皂果有改變皮膚的能力麼？

凡是香皂都應有改變皮膚的能力
但是除這種棕欖香皂以外恐怕未

必真有此種能力了

棕欖香皂自古到今有數千年傳

下來的功效和信用世界上已

經沒有人不知道了他清潔皮

膚的力量不論那一種都不能

及他既有

這樣大的

清潔力那自然能漸漸改

變皮膚黑者白粗者嫩了

注意 現在市上所售的棕欖香皂香料已經加
重再或以美麗的紙盒格外來得佳妙了

各處大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十二號棕欖公司啟



與製皂





飛絮

胡靜美女士

這思想好似飛絮般在我腦中飄忽着，直到現在，還有個依稀的影子。我也奇怪着，怎麼人的性情會變得這麼快，昔日活潑的性情，也變沉默了；見人總是有說有笑的，也變爲不語不言了；總之，她已由學生時代而變爲恬靜的少婦時代了。

我校中的風景，很爲秀美，每當夕陽西下，涼風襲人的時候，同學們總是三三兩兩散着步，或是就草地上坐下來閒談。這大約也是個風清月白的黃昏，我與她聯臂走過了那一片廣場，到荷池旁立了；她笑道：「美！你看這事可笑不可笑，他竟寫了封信來，被監學察覺，三點鐘叫我去問，他是什麼人，我氣極了，說我不認得他，他寫信來，我又不曉得，我便把那封信搶過來撕了；監學只是微笑，你

想叫我難不難爲情？」

我聽了也笑道：「我方才也聽見一些，只是不詳細，他竟寫信來了嗎？」

「正是，我心裏這幾天正萬分難過，那天晚上已對你說了；我父親竟暗地裏給我訂了婚，我向來不贊成自由婚姻的，但我雖不贊成自由結婚，給我訂婚，也須我對於對方略知一二；現在我完全不知道，他今天竟自寫信來，你看可笑不可笑？」

她說時，仍露着笑容，但我知道她心中痛苦極了；要叫她露愁容，可是辦不到，她是我們校中有名的樂天派，就是明天地球要滅毀了，她也不露絲毫愁容；我可趕不上她。然而不幸的事，往往發生在樂天派人的身上，她就是其中之一，而下半年，她立刻要同她不願意的人結婚了。

我低了頭，望着池中將放的荷花，悄然道：「要是我，早就與父親大起衝突了；你如此懦弱，我不贊同，要知道這是你畢生的幸福，草率從事，是……」

「我沒有勇氣，頑固的父親，就是有充分的理由，也不能成立；你見有人戰勝過父親麼？」

「怎麼沒有，多得很，如此說來，你父親把你推下火坑去，你情願麼？」

「情願是不情願的，然而也要有反抗力才行，像我這樣行麼？」她仍是微笑着。

「你有極強的反抗力，這麼聰明的人，沒有反抗力嗎？」我略有憤怒之色，她折下已斷的柳條，拂着地上的小蟲，低聲道：「然而叫我何從反抗起呢？什麼都定了，只等結婚了；我又何忍壞了我父親的名譽呢？」

「他對你無情，你還要顧他的名譽麼？你怎樣聰明一世，糊塗一時？我絕對不情願，絕對不情願我的朋友受人欺負。」

「然而……然而……我是預備豎降旗了。」她拋了柳條，吐了一口氣。我也無話可說，勸她罷！她必有不得已的緣故，不然，她豈不知反抗麼？我反覆深思着，琴室中一陣鋼琴聲，悠然送入耳中，我挽了她的手，走入綠陰深處去了。

大約兩來復後，我聽說她嫁了；我只是深深的惋惜着，也沒有向她道賀，她也沒有來請我，彷彿我們兩人就此隔絕了。

一月後，我在影戲院遇着她，同她夫婿一同來看影戲，短衣長裙，真是少婦了，笑容也沒有了；對

我却依舊很親熱；劇散了以後，她叫她夫婿先回去，便同我到酒樓閒談，坐定了，一面喫東西，一面講話。

「你近來好嗎？身體精神都快活罷！」我問她。

「好沒有什麼好，不過還過得去。」

「但我看你瘦了些，你覺得麼？」

「有什麼不覺得，然而無法阻止他不瘦啊！」

「他待你好嗎？他父母怎樣？」

「都好。」

「你滿意罷？」

「……………」

靜了一刻，我又道：「那麼！你很滿意了。」

她微微點了點頭道：「但有一樣，竟使我心碎了。」

「什麼？」我驚訝道：

「這事你以前一點不知道，我暗地里很堅決的打定主意，然而弄出事來了。黃其村，你曉得麼？他很熱烈的愛我，我也很愛他，我們可以立刻結婚；然而有一件事，在當中阻隔着，我們成了三角戀愛，有人早愛着其村了；那人才貌，不在我之下，全力愛着其村。但其村不愛她，並不是不愛她，因為有了我，所以不愛她；我們若是立刻結婚，她立刻會自盡，我爲了這緣故，跳出了這情網，同現在的他結婚了；爲的是要使其村絕了心，同她結婚；免得長此以往，三人都無好處，我決計犧牲了，但我這犧牲大不值得，簡直犧牲得無謂，在我結婚後兩日，其村失蹤了，雖不說他爲情而死，但也十分危險，迄今不知下落，只是與我寫了封信來，說他萬念俱灰，出外浪遊，行蹤無定，我本是爲救人，但反害了人，而且……你想叫我的心不碎麼？她見其村失蹤了，不也要有變故嗎？總之，我這局棋，只爲着錯了一子，弄得滿盤皆輸了。」

我聽了，不覺感動得以至於流淚了，拍着她的肩道：「唉！你捨己救人，可稱爲情中之聖，此着雖然錯了，却不能怪你，你已盡了你的責任了。」

她拭著眼淚道：「情中之聖麼？恐怕是情場中的罪人罷！」

我們分別的時候，我用力握着她的手道：「你這樣愛人，上帝保佑你。」

她含淚道了聲再會，上車走了。

我再也想不到那天竟是永訣，她那天回去後約摸有兩禮拜，我接着她的訣別書，都是血淚文字，那信道：

美姊：

我大錯了，上帝竟不保佑我，而把其村死了的消息帶到我這里來，我悲痛麼？不！她也殉其村而死了。我想我一人活在世上做什麼？人生遲早終須一死，但須死得其時，我現在死，可謂得其時了。

你不要悲傷，人生都是做夢，夢醒了，什麼都沒有了；父母兄弟妻子丈夫姊妹朋友都還成陌路人，我現在死了，就是做夢比你先醒；而你遲早也是要醒的，醒了就是一樣。

其村死了，死在海中，寄了一封絕命書給我，說我寡情，美！你看我不是犧牲得無謂，到死還

擔着寡情的罪名；然而我不怨他，這是他一時氣忿之辭，我到死還愛着他，不過我雖死，還有人愛我，像她死了還沒人愛她，不是最可憐麼？

這件事只有你知道，連我父母也不知道；此信到你座右時，你可冥想着你老友의 夢已醒了，到上帝那裏去了。

人生像飛絮一樣，境遇雖不同，而歸宿地則一；飛絮飄揚在空中的方向不同，後來都落在地上；人們也是如此。

我寫着這封最後的信，很快活，因為我的夢醒得快，有些人竟沉溺在夢中而不知醒，那就可悲了。願上帝佑你終身幸福。

琪絕筆

人生果真是飛絮，這三人都落地了，我們還飄揚在空中，不知歸宿地在何處。

一九二七，五，二三，於中西女塾。

此稿由家姊寄來特囑抄錄一過寄示寄翁指正刊登小說世界翔雲附註

鑑湖女俠秋瑾遺詩

赤壁懷古

撞撞水勢向江東。此地曾聞用火攻。怪道儂來憑吊日。岸花焦灼尚餘紅。

秋日感別

已是秋來無限愁。那禁秋裏送離舟。欲將滿眼汪洋淚。並入湘江一處流。

送別

楊柳枝頭飛絮稠。那堪分袂此高樓。闌干十二雲如疊。程路三千水自流。未免有情煙樹暗。相留無計落花愁。送君南浦銷魂處。一夜東風促客舟。

按秋女士詩詞各一卷。女士死國後。其友人爲之刊於日本。卷首有章太炎蘇曼殊序文。其書見之者甚少。今錄數首於此。以見一斑。知女士固常爲詩詞。不獨秋雨秋風之句。流傳人口也。



遲暮

吳克勤女士

綺霞：

我們已有十年不見了，不，十四年了吧！唉，音訊不通也有十年了！我給你多少信，你爲什麼老不給我回音呢？是的，像我這樣的人，要得一點朋友的愛，簡直和小孩子欲摘天空的星星一般煩難了！

今晚我無論如何不能安睡了，其實，每夜我何嘗能好好的睡過；不過，今晚更加興奮些，不，更加苦痛些，煩悶些罷了！現在，我彷彿看見你擁抱着你的三兒，你的天使般的小女兒熟睡着，很甜蜜的熟睡着；一個青年的，富於男性美的，溫柔，良善的文學家，睡在你旁邊的那張牀上，在夢中微笑着……我又彷彿看見

你的六歲的女兒，四歲的男孩，牽着他們爸媽的手，在公園中跳躍着……唉，綺妹，你是多偉大，多幸福啊！

真對不起，這們瘋瘋癲癲，沒頭沒腦地寫了許多，真要使你看了莫明其妙了；或許會使你猜不着說這些瘋話的人是誰而惱悶呢！綺妹，你還能回憶到十四年前同在C城女師畢業的錦裳嗎？我想，你一定還有一些淡淡地印象遺留在腦膜上，至少還有淡淡地一些，不錯，我在P城女高師，你在S埠C校時，我們還很熱烈地通過兩年信呢！

在女師時，要算你和我兩人的天資最高，境遇最好了；那時，誰不說我們是天之驕子！你聽到這些贊美的話，總是報以微笑，

我呢，我雖然也跟着你微笑着，可是我的心裏，已毫不客氣的承認了她們的稱頌。綺妹，那時，我除你以外，一個同學都不在我的眼中，我覺得她們都不是有希望的人才；真慚愧，便是頂有名的，受人熱烈的崇拜着的文學博士，哲學博士，教育家等人，也不能引起我一點敬仰，或以爲憑着自己的智慧，將來的造就，一定能比他們更遠大呢。所以女師畢業後，我便入P城女高師，高師畢業後，又到美國，在美國住了七年，居然得到了我所希望的文學博士的學位了。綺妹，請你不要賀我，我正因爲求這點虛榮而陷落了！唉，那錦繡似的年華，斷送在本國的學校裏不夠，還要不辭跋涉，遠遠地送到外邦去，這是多愚蠢的自我政策呀。

在求學的時候，因爲有一個博士的頭銜，在眼前誘惑着我，雖然夜以繼日地埋頭在書堆裏，倒毫不覺着苦悶。痛苦史的第一頁，便是親友們稱我榮歸故里的那天了！綺妹，你是我的同學，你是我的好友，大約不會笑我吧？綺妹，鬱結在胸中的苦惱，有如骨梗在喉，大有不吐不快之勢，不向你傾吐，又向誰訴說呢？唉，我是一個孤獨的人呀！

真的說出來，倒有些羞赧呢！不，核鑿我已不是少女了，不是的，怎樣稱呼我自己呢？「老處女」吧？唉，說道三個字，我真不願意，唉，太使我傷心了！

回國的時候，船未到岸，我便故意將我的儀容裝得莊嚴些，更預備了許多誇耀的言語，綺妹，我很想趁此機會，使親友們恭恭敬敬，拜倒在我裙下呢！唉，那知脚一踏到國土，情形便大變了，變得大出於意料之外了？碼頭上崎嶇不平的石子路，已變了平坦的馬路，狹小的平屋，已變成巍峨的洋房；最使我驚異的，便是在馬路上歡迎我的親友，都和從前有些不同了，老了些了；而且還有許多我從未見過的人呢。我的弟弟指着挽着他手臂的少婦，說是我未見面過的弟婦，我的表姊指着站在她身旁兒兩個孩子，說是我的外甥，朋友們也都同着他們的情侶，有的是會過的，有的還是初見，總之，他們都手臂挽着手臂，堆滿着笑容在歡迎我。當我被他們蜂擁着的時候，祇覺自己太渺小了，太孤單了，太空虛了！我聽不見他們在對我說些什麼，我祇木偶般地站着，含着淚向他們充滿欣悅的臉苦笑着，我的神經是麻木了！

不如怎地我竟被他們擁到家裏了，唉，傷心啊，這何嘗兒是我的家！這是我弟弟和弟婦的家呀！當我被擁入一間陳設華美的客廳時，眼簾觸到懸在壁上的父母的遺容，不覺和孩子們受了鄰童的欺侮，歸到慈親的懷中訴說時，那樣縱聲號哭了。綺妹，在我的記憶中，這樣的痛哭還是第一次呢！

弟婦扶着我到她給我預備下的臥房去時，我彷彿聽見表妹在嘆着氣說：「舅父母在時，是最疼愛這表妹的，今日她學成歸來，竟見不到兩親的音容了，難怪她這樣傷心！」弟弟的嗚咽聲，也同時送入我耳內，接着便是一陣親友們的嘆息聲。唉，綺妹，他們的嘆聲裏，含了多少冷酷和諷刺的成分！尤其是表姊的語鋒，和弟弟的哭聲！這種情形，還是請他們揭去假面具，各人拿着鋒利的鋼刀，痛痛快快的將我的肉體割碎了舒適些，便是將我磨成了粉，我的靈魂也比這樣安逸得多哩！

綺妹，你大約能猜想得到吧？當我痛哭之初，追念父母的痛苦，不過佔全悲哀的十分之二三吧！綺妹，我向你懺悔，我實在是一個最不孝的女兒，最可惡的人，他們的譏嘲，實在並不過分

呀！綺妹，請你也唾罵我吧！當我在美國接到父母同時病重的電報時，祇草草寫了幾句慰問的話去，並沒有一些回國省親的心意。因為那時我正是預備應博士考試最忙的時候，我怎肯把已到眼前的榮譽拋捨呢？拋捨將得的榮譽，寧割棄了垂危的慈親！唉，不久，不久我的親愛的父母，便相繼的與世長辭了，棄我而逝了！綺妹，請你也唾罵我吧！我實在是一個人類中的禽獸，或許比禽獸還不如呢！

住在家中，一切物質上的享用，雖然沒有什麼缺乏，我總覺得這不是我的家，但是，我的家呢？我自己所處的地位，彷彿和贅瘤一般地寄生在弟弟和弟婦身上；而且，他倆那種親暱的情調，時時送入我的眼簾，早已打碎了我的心扉了！呵，綺妹，這是多麼難堪的刺戟啊！

聘請我的職位是很多，很多，揀來揀去，總不能恰我的心意，最後，我終於接受了P大學文學系主任的聘書。綺妹，不瞞你說，在我未到P大學之前，實在抱着很大的希望；我想用我的熱情灌溉這朵培植在我心田中的希望之花，將來一定會結出鮮艷

的果兒來，那知竟大大的失望，大大的失望了！

最可恨的，便是那班男生——不要是他們無論那一個能屬於我時，都是很可愛的。——他們坐在堂上，形式上似乎在聽我的講義，兩粒眼珠兒，卻沒一個不偷偷的在溜那些女生，他們尤其愛看那個妖嬈般的年輕的E，他們簡直沒有注意到我，或者留神在我的講義上。他們都是大學生，我怎可和教訓小孩子般教訓他們？而且我也不能把隱衷流露出來，我祇得忍住了。

最使我傷心的，是我往藏書樓的那次了，當我走到第一重門邊，便聽見兩個男生在談論我，我立在門外，不敢竄進去。

「平心而論，她的學問也不算差了，祇有聽她的講，總不能使我覺着興趣。你可也是這樣？」一個說。

「誰都是這樣！她上堂的時候，和男教授上堂時一樣，枯燥，乏味。」一個似乎在嘆着氣說。

「她年青的時候，一定也很美麗，可惜現在是週暮了，啊！哈！哈！」

「看她的丰姿，在六七年前，或許還很能使人愛慕呢？要是

在那時她便來教我們，我們上堂時，一定很有興趣聽她的講了。

可惜，可惜！」

「那時，她怎會有這們高的學問，能當大學教授！」

「哼，學問有甚麼稀奇？老實說，我們所歡迎的，決不是這樣一個有學問的牛老女人！」

我聽到這裏，不覺眼前一黑，頭似乎昏暈般的倒向門上了。我纔覺悟我的青春之花，已經凋謝了，行將枯萎了；「幸福」是再不會來叩我的孤獨之門了；我怕他們聽到聲響，出來張望，負着痛，急急的像竊賊般躡手躡腳的逃回我的房中。唉，姊妹，「學問有什麼稀奇？」給我的迷夢喊醒了，他們，他們怎會注意到至少要比自己大十歲的女教授呢？唉，我是太妄想了！

P 大學的女教授，連我不過三人，這是因為現在的中國女子能當大學教授的太少的緣故。男教授們，對於我們都非常尊敬，尤其對於在外國得過博士學位的我。唉，這也不過尊敬我的頭銜吧了。

流水般的光陰多可怕啊！我不得不急於變換我的方針了。

從此，我便專心研究裝飾，我想借裝飾來減輕我的年齡。學校裏既這樣寂寞，我不得不到交際場中去找安慰了。

綺妹，跳舞的伴侶，實在太難找了！綺妹，我總不能永遠孤另另地進交際場呀！於是，由一個同事的介紹，認識了F先生，他便做了我唯一的舞伴。他是今日政界中有名的人物，而且，也是交際場中的濶客；他是很傾心於我呢！可是，他已是五十三歲的人了，正是我的女學生F的父親，呀！唉，他而且是有妻的人！綺妹，他雖然已向我立誓，要是我能容納他的愛，他可以解散他的家庭——和他的妻離婚，但是，我總委決不下！實在的，我有些不相信，難道祇有他獨能愛我這樣一個老處女嗎？也許，他也許和一般人一樣的愛慕我這博士頭銜吧！綺妹，你可以拿一盞明燈來引導這徬徨在迷途中的我嗎？

我的眼模糊了，我的咽喉哽住了，我的心碎裂了，呀，綺妹，我寫到這裏，我彷彿看見我的舊友王超羣站在窗口向我啼笑呢！

「綺妹，怎樣好呢？綺妹，喪心病狂的我，曾直接殺死他的呀！那時，正是我將在女高師畢業的一個春天的傍晚，我倆也

如別的戀人們一般地並坐在柳影下的綠茵上，他忽然握着我的手，顫聲地說道：「錦囊，你許我愛你嗎？」

「超羣，我很感謝你，但是，我還想在今秋赴美，以後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回來呢！」我聽了他的話，知道他是向我求婚了，便搖著頭微笑着說。

「要是你能允許我，我可以向你立誓，無論多少年我都能等待着。錦囊，你明白我的心嗎？」他的聲音有些悽然了。

「不，除非你也去留學，而且將來在社會上的地位，至少要和我一樣。」我堅決地說。

「唉，我是一個家無恆產的窮教員，僅僅是一個中等學校的窮教員，怎能去留學呢？要是能夠得到官費，我一定去；否則，唉，我也沒有生存的趣味了！」他自言自語地說着，兩行瑩潔的淚珠，已墜在他額上了。

我們實在無話可說了，便默默地各自歸去。

綺妹，他是一個無財無勢的人，不能自費去留學，怎能得到官費，官費，難道是一般平民所享的權利自然呵，像他這樣的境

遇，永遠不會達到目的了！可憐呵，在我出洋後的兩年，他便因此憂鬱而死了！殘忍的我，愚昧的我，竟害死了熱誠愛我的青年，摧殘了我未來的幸福之花了。唉，不要說了，一切都遲暮了，悔也遲了！

E 先生的事，我也決定拒絕了。他的年齡比我大十多歲，雖然可以不計較；便是他對我的愛，也決不會像超羣那樣的純潔，真摯；而且，爲了成全我犧牲了他人，於心何忍；而且，而且我的超羣的靈魂，也要爲我不安了！綺妹，我已決定永遠不求愛於異性了。

現在，我將要求你們倆，你倆可憐我的孤獨，許允我罷！我要求你倆給我一個。無論你倆的那一個女孩子，讓我那飄搖無着的愛絲，寄託在她身上吧！

綺妹，這封信差不多繼續着寫了一星期，你看了我這模糊而草率的字跡，矛盾而錯亂的字句，總能想像到我的心理狀態吧？要是，我的心再沒一個安頓的處所，或許，我便會淪落到不堪設想的境地了，綺妹……

「况值闌珊春色暮，

對滿目亂花狂絮；

眼看好風光，

盡隨伊歸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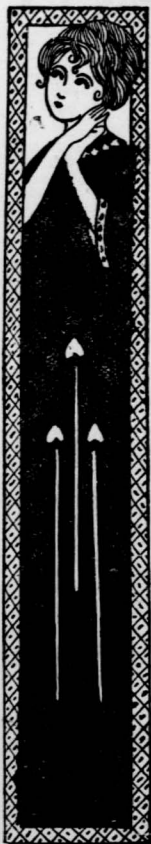
——節錄柳永的畫夜樂——

你的老同學錦裳。

十五，八，卅脫稿於人壽里寓所。

兩個長夜

(華韞輝女士)



那是初春的一天，微寒的春風陣陣向赤條條的生物上吹過去，彷彿想把牠們的薄皮吹破，使舊奮勃發出來，在自然界裏放一異彩。許多嫩弱的小枝，得到了春風的吹拂，懸空舞着，彷彿表示說：「春來了！春來了！我將供獻我燦爛的生命，錦繡世界。」我獨自坐在園椅上，沉默的心靈，也不覺給春風吹動了。我想：「不錯，春來了！我也應該供獻我燦爛的生命，錦繡世界。家園豈足牢籠我。」我的妹妹，正在廊下吹肥皂泡。吹出來的泡兒，現出無數美麗的色彩。雖然是一現即逝了，但是一方面不住的破滅，一方面卻不住的吹出。我妹妹努力的態度，不但使我萬分的欽佩，並且給我一個深刻暗示。我一興奮，便彷彿覺得我已飄飄渺渺，浮

游在奔騰澎湃三夾水的口外了。一輪明月，照着萬頃晶波，彷彿也正在努力供獻她燦爛的生命。我不禁發奮發……但是，一會後，一陣陣的海風過處，又覺得似乎是從故鄉吹來的慈母的慰藉，愛人的話別……我不禁悲從中來，淚如雨下。簾外透進一陣涼風，把我從恍惚的迷夢中吹醒過來，我纔覺得我是在椅上呆坐着。我又覺好笑，又覺悲哀。我努力的奮發，竟禁不住離情的悲感呵！

母親慢慢的從房外走進來，眼睛有些紅。她走了進來，怔怔的凝視着我，我覺得想不出話來說。一會後，母親纔問我道：「東西整理好了麼？」這句話，是從無聊裏尋出來，當然不是她心裏

所要說的。因為我的行李都是母親幫助我整理好的。我只得指着放在榻牀上的那隻皮箱說：「都放好了。」母親點點頭，轉過身去望着窗外，不一刻忽然說道：「阿波姐來了。波妹！你又來會會她了麼？」波姐走進來，承着笑臉說：「在這半年裏我們恐怕沒得見面的機會呢。」

母親接着歎息地說道：「你們可憐！做女子的也和男子一樣，到這地去過生活。哦！總是富家女兒好！如果少時不給你讀書，使你一個瞎字都不認識，到也罷了。現在倒是讀書害了你，不讀書沒有這一回事了。」

波姐回答道：「那我倒不以為然，我們讀書卻是要讀的，書可讀了書吃苦。若是我們所情願的；也是我們無產階級者所應該享的特權。我們縱有富家女兒的地位，我們也過不慣。我們甯可苦，不願寄生在男子的勢力之下，做一件隸屬品。」

母親道：「你們總是這麼說！做娘的想到你們的身上，真要淚如雨下哩。」她一面說，一面走，向房外去了。

「我心裏的離情別緒，不覺已溶化到她倆的一番對答中

去了。不錯，人在世上，應該仗着十二分勇氣，抱着滿腔的快樂，向前奮鬥。我正沈思時，忽聽得波姐說道：「淑姐！你來了嗎？我早在此等候你呢。」我一抬頭，瞧見淑姐已經到我面前，我便道：「你該早些來，聽聽她們的宏論呵。」淑姐道：「你們說些什麼，可以重說給我聽聽嗎？我說道：『誰請你不早些來，現在卻沒有再說的機會了。』」

波姐接着道：「不要聽了，我們到外面去走一遭罷。」

「淑姐道：好的！我正來邀你們一同去走走。坐在這裏，豈不悶煞嗎？」

波姐道：「你纔走了進來，就覺得悶煞；叫你做起富家裏的閨閣小姐，永日在那牢籠似的閨房裏，你將怎麼好呢？」

淑姐道：「真要我的命了，我一刻也過不來這樣俘虜似的，奴隸似的，千金小姐的生活。」

我們正紛紛嚷着出去時，母親從廚房裏趕出來止住我們道：「你們用了點心出去吧。」我們於是立刻停下來。波姐和淑姐卻說道：「我們等一回再來吧！」她們說着，便拉了我隨着她

們走。

路過蒲湖，我們覺得這裏四周環繞着的風景，異常清淨，便駐足下來。蒲湖裏的水，碧澄澄的，倒映着夕陽將下的晚霞。清風過處，變成斷續的綉綉的波紋，她們連聲贊美不止。然而在我看來，只不過是一幅悲哀沈鬱的圖畫罷了！任是怎樣美，總消釋不掉我滿腹離別的愁緒。慈母的音容，愛人的熱情，時在我的心坎裏活躍着。

「天將昏暗了，我們回去吧！」她們大家這樣說。我於是不自知的隨着他們沿着城根曲折的小徑，走上兩傍植柏的甬道。我正低頭前進時，她們忽然喊我道：「輝姐！再會吧！我們去了，祝你順風！」我不覺一怔抬頭時，纔知道已經走到了自己的家門口。我急的阻住她們，叫她們再進去陪伴我幾多時。她們不忍違背我，只得仍舊回到我家裏。直到用過晚餐，她們纔告辭而去。

我無聊地走進母親的房裏，玲兒已睡着了。妹妹在寫着東西。我過去要看，她立刻翻過去，遮着說：「你明天就知道了。」母

親也說道：「玉兒！你去睡罷，明天清早便要起來的。」我答應了，正將出房時，母親忽然說道：「且慢，我倒忘掉了梅姑！你把那信拿來交給你姐姐看。」我問她是那裏寄來的，她已從抽斗裏取了出來，遞到我的手裏。我就着燈光一看，信面上寫着江灣胡寄字樣。我於是回到我的臥房，坐在牀上，把那信啓視，上面寫着：

「輝妹妹：

我早感覺到一切生活，都是沒趣的；尤其是沒資本家靠山的我，在這種種貴族的商家之下。稍有血性的，誰也不能忍受下去。所以我說不如獨力去做一件小買賣。你以為做小買賣有失面子，我卻以為不然。職業既然是平等的，無貴賤的，做小買賣豈不是職業嗎？同是把物品供給社會的須要，大小的差別，有什麼要緊呢？人家以為我做了小買賣可恥，但是我卻以為於我自身的人格，並沒有什麼損害。人以為我為尊，我已為榮；人以為我為貴，我已為賤。我所覺萬難忍受的是精神上的痛苦。缺乏包容的，不配在資本階級之下求麵包！今後我決意脫離

權勢，在反對的戰線上站着。

我知道你在臨行之際，定要感到十二分無聊。但是我早經聽說黃岩文風極盛，恐不至於十分沒趣。到時希望你多給我幾封信，好叫一些「不相識的」湖山，從紙上攝入我的眼簾。」我很盼望着！

寫不盡的情思，我不能再寫下去了。只好留待後來。望

你珍重！

鐵梅

我往復的看了數遍，如醉如癡的望着這幾張米色信紙出神，我想今夜是不能睡着的了，大概要親嘗「兩峽且慢恨流水，相思離合結愁亭」的滋味了。無意中我喚了一聲，接着便聽見母親也在對房咳了幾聲，並且顫聲的說道：「玉啊！你還沒睡嗎？該休息了，明天清早還要起身呢。」

我高聲的答道：「我就睡了。」我捻滅了燈，空牀反側，徹夜不能成眠。愛人的小影，在我的心坎裏活動。恍惚似的臥在我的左側，但一聲不響。我投入他的懷裏，他也把我緊緊的抱住，我聽見一種戰士和愛人離別時的圖畫，很是悽慘。我們現在也正

彷彿是這情景。而且進一步想，我們的確是現時代的一位戰士啊。這一夜，恐怕是有史以來未曾有的最長之夜了！

窗外一陣陣的風，雖然不住地在外咆哮，但是總吹不掉我滿懷的愁雲慘霧。我自己也明知應該閉眼休息一刻，明天方好支持一路的風塵；然而這時的我，如同沒有自主力一樣了。這樣挨了一夜，遠遠聽得雞聲報曉，我知道終於沒有睡覺的機會了，便起身下牀。預僱定的輿夫，已來叫門。母親起來了。我首先去推開窗戶，忽然出於意料之外，窗背上橫着一紙短簡，用圖畫釘釘着。我立刻取了下來，只見上面很整齊的寫着：

「姐姐：

請你在發見這張短簡的時候，把離別的愁緒，立刻寧靜下去。因為我怕受分離的刺激；更怕看見母親的眼睛。所以特地用這張短簡，釘在你的窗上。你今晨不是要走了麼？我決定不來送你，所以在昨夜格外睡得晚些，以便今晨在你離家的時候，我還可以安然睡着。

瑋兒你可放心；並且在你去後，我更加意去照顧他。你

到校後，多給我信，就是你愛我的真情。別的都不說了。祝你路上平安。再會罷！

胞妹仲輝上

我讀了異常的感動，便把這張信紙，夾在案頭的書裏，並撕下一張日曆，在背面寫着：

「仲輝妹：

我一定不把你從甜蜜的夢中喚醒過來和我作別。我也想最好大家都在夢中作別，免受淒涼。但這是事實上做不到的。

琦兒在暇時望你加意照料，略可減輕些母親的勞苦。我很感謝你臨別沒有多話，祝你快樂！再談吧！姊留言。」

我寫好了，用原有的圖釘釘在她的門上，悄悄的退回房裏。移時，母親給我點心吃。她重複的囑咐我的話，只是要我到了黃岩，常常寄信給家裏。

行李放在轎上。這時父親也出來了，立在旁邊等我。母親同我從閣下走出來的時候，淚珠滾滾的流了出來。我只得忍住了，聲說：「母親我去了！父親我……」我這句話沒有說完。喉間已

被氣塞住了。只聽見母親顫動的聲音和父親同樣的叮囑道：

「到就寫信來，免得記念……」

我答應了一聲，神志惘然的坐上轎去。回頭欲看母親，只見黑幕——轎篷——遮往我的眼簾。從神志上的感覺透視過去，恍惚雙親立在門口，翹首的望着我。

天明了。山野草木，都被着銀色的霜露。堅銳的霜風，刺入毛管，覺得很冷，我眼睛向前看去，三隻帆船和小舟，正在觀着橙黃曙光背影的海面上，載沉載浮，距離輪舟還很遠。與夫看見這樣的形景，就如緊的趕上去。腳底下柔嫩的楫齒，無抵抗的忍受他們踐踏。很幽微的喘息聲，從兩個轎夫的口裏發出來。腳下愈趕得快，喘息的聲調也愈高；我心裏所沾的罪惡，也愈覺深刻。沒有受過教育的他們，在現社會情形之下，實在找不出第二方法來過他的生活！恰好交通不便的寧海，還有這樁以人力代機械的需要。

輪船已經橫在平靜的海峽中了，上船的人很擁擠。我討了小船，從人叢中擠上船去，定好了艙位。已是九點半了。就安然無

事的坐着。在我的印象中母親似乎還立在門口，翹首望着我。

在家覺得時間很長，但是上了船，時間也正和在家裏一般的長。我於是無聊地走近欄杆，兩眼從船上望下去，幾隻小舟上的舟子，各自不顧生命的，競爭他的營業。——這也是爲着要解決生活問題啊。

「飯吃……！」我從睡夢中驚醒過來，只聽見船役放着很響亮的聲音「要飯吃，要……」還是在喊個不住。同時船機撥水的「吸哄軋……」聲浪，也不絕入耳，我纔知道船已開行了。我便步出艙外，望那昨日在我心坎裏所幻演着的萬頃晶波。許多毛羽潔白的海鳥，時掠過洶湧的波濤，尋覓牠們需要的糧食。牠們自多麼的自由啊！不料所謂萬物之靈之人類，卻有所謂物質文明勢力的壓迫！悲哀，不自由，是他們的糧食——還要犧牲了生命去搏取而來！

我正望得出神時，船役忽然來到我的面前。臉上微帶笑容，低聲的問我道：「師母，飯吃麼？」我回答他道：「不吃。」他說道：「那麼等一回兒吃點心罷。」我回答過去，瞧見一個約摸二十

多歲的婦人，正在那裏很匆迫的把飯送到嘴裏去。哦！這正所謂努力加餐飯，她們爲什麼吃得這樣的有滋味啊？

這是從甬到椒江的一天。船票賣罷，船役把三個很落拓的壯年男子，用繩子綁縛起來，審問他們說：「你們同船中沒有一個認識的同鄉嗎？」

「沒有……！」

「我是吃人家的飯，船主吩咐下來要甚麼做，我便怎樣做；我實在不顧你們這樣的。於是他們三個人，都成了階下囚。船上上下下的人雖很多，卻沒有一個相識的人，肯解救他的束縛。我呢，預算了沒有錢多，也只得袖手旁觀。努力的舟子呀！自由的海鳥呀！你該把他們領導到生活的路上去！」

風還是在家時一樣的咆哮着，片葉似的孤舟，搖蕩在奔騰澎湃的狂瀾中，足足過了半日之久，纔見遠處深藍色屏障似的山頂。風波也慢慢的平靜下去了。許多乘客，都從醉態中甦醒過來。噪雜的人聲，重復喧擾入我的耳孔。

船從海灣中直靠碼頭，許多厨夫，翹首瞻望着，等待僱客。我

還是只吃過早飯的，覺得肚子很餓。那三個被俘的人，不知怎樣的下落。乘客紛紛上岸了。我們弱小的女人，只得留後一些，讓他們強健的男子先走。

等到上了岸，我於是雇了一乘肩輿，和他說明了地方，向我的目的地而去！最奇怪的，街旁往來的路人，都要注視我一回。我覺得我自己並沒有帶着歐化的色彩，真是莫明其妙！

到了目的地，我向前一看，只見一座殿宇似的大門，我進去說明來意，校役於是向一個四十多歲的女人通報道：「新先生來了。」那位女人，搖搖擺擺的走將出來，問我道：「這位是寧海來的華先生嗎？」

我急忙答應了她。我以為這就是有名的黃岩女才子——校長——她接着說道：「不湊巧，校長今天有事，已經回去了。明天早晨就可相見的。」一面便遣校役預備晚餐。和我住宿的地方。一面伴着談話。晚上我用過晚餐，校役來關照我道：「你睡的地方，收拾好了。我領你去一看妥當否。」她提着燈，領我到一間空曠靜寂的房間裏，我於是安置下來。將睡之前，我在箱篋

裏，取出一本書來，想把孤寂而恐怖之意念，從書中換得一些快樂來。忽然前面站着一個黑影，我周身的血管，霎時間緊張起來。我力自鎮定恐怖之念，仔細看那黑影，卻原來是支着大樑的柱子。再往下看時，也不知道書裏說的是什麼。母親站在門口翹首的望着我，愛人的小影又幻演在我的胸前。我想寫信寄家，又沒有預備好的信箋。天還沒有亮，晨雞也還沒有報曉。這一夜，恐怕又是世間最長的一夜了！

登采石磯翠螺山

(嘯笙女士)

黃昏散步翠螺頭。斷續蟬聲動我愁。滿苑月殘春去也。一江烟水送孤舟。

雪

(前人)

西風陣陣雪紛紛。曉起開門看沫雲。惟有梅花窗外好。枝枝添得色三分。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中 西 醫 學 要 籍

| | |
|-----------------|---------------------------|
| 診斷學 | 上冊 四元 下冊 五元 |
| 臨診祕典 | 一冊 一元四角 |
| 內科全書 | 二冊 五元 |
| 病理總論 | 三冊 四元 |
| 外科總論 | 一冊 三元二角 |
| 實用外科手術 | 一冊 二元 |
| 解剖學提綱 | 一冊 二元 |
| 病理解剖學 | 各論 二冊 二元五角 |
| 衛生治療新書 | 一冊 一元 |
| 傳染病全書 | 每篇 一元 |
| (一) 赤痢篇 (二) 傷寒篇 | |
| 實用細菌學 | 一冊 一元五角 |
| 藥理學 | 二冊 四元 |
| 近世法醫學 | 一冊 三元五角 |
| 脈經 | 四部叢刊影元本 二冊 補料紙三元 毛邊紙一元 |
| 陳修園醫書 | 五十種 廿八冊 二元六角 |
| 醫宗金鑑 | 二十冊 一元六角 |
| 中國醫學大辭典 | 二冊 十二元 |
| 增訂驗方新編 | 一冊 一元二角 |
| 中西驗方新編 | 一冊 一元二角 |
| 增廣本草綱目 | 二十冊 一元八角 |
| (尙有各種不及備列) | |

大聯珠

烟香

注意老牌國貨

打倒一切劣品
挽回外溢利權
鞏固實業基礎
留吸國產名煙



聯珠

中國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出品

龍山片羽

徐璞汝女士

哥哥：

幾點鐘的工夫，我和母親便遠離了城市的煩囂，來到這幽靜明媚的龍山，車輪轆轤，和着小鳥吱吱；尊嚴矗立的龍山，這時已含笑立在溫和的陽光下，給我這長征的旅客，不少的安慰！（在途中第四茶棚寫在日記簿上）

可笑的鄉間婦女，見我在茶棚內作書，驚奇的望着，並且互相耳語着；我不知她們是罵我炫耀，還是羨慕我。我和母親乘上車，車夫已經把車子推了一程，微微的聽見一聲「孔夫子倒埋，文屁冲天。」哈哈！先前所疑惑的現在明白了。（車上）

明鏡般的石塘河，已遙遙在望了；成羣的水鷄，一陣陣的在河面掠過，恰是「烏鴉點雪」的景緻！這驚鴻的一瞥，忽忽給我們無聊的人走過了，不能爲牠留點紀念，可惜！

(車上)

呵！如雲如茶的桃花，耀人眼簾，微風過後，波般的蕩搖；可惜我不是詩人，不能沉醉在繽紛的花下！(車上)

農人正上勁的在田下工作，萬頃的麥浪翻騰，多麼偉大的自然，他們都不暇領略！只頻頻嵌入我眼裏，生出無限詩情，只是寫不出來。(茶棚內)

遙遙相念的外家，這時已在咫尺了，我和母親下了車，走入中堂，四五匹狗，只攔着我狂吠，我驚惶極了；好容易表姊芬纔出來，我這時心情變幻得極速；先前驚惶極了，這時快樂極了；可怕的吠聲，不知何時跑了。

芬引我和母親，在大舅母房中坐下，三位舅母全來看母親，我便一一叩見請安；一會兒，隨着母親去叩外祖父的安，可喜外祖八十多歲了；還康強矍鑠！不寫罷，這是無聊的瑣事，小表弟哭聲塞耳。(晚間燈下記)二四

唉！不登高山，不知平地，我深悔我昨天在途中讚美的桃花；今天早上表妹蘭、芸帶

我到屋後園裏去，無涯的紅桃花，正健開着，真有紅十里之概！而淡裝的杏花，已落得殘英滿地，如雪的李花，孤潔的開成一片，迷離的辨不出花香人醉，我和芸、蘭，坐在落英上傾談，快極！（早晨記）二五

昨天午飯後，便和芸、芬、蘭，攜了熱水瓶等物，望龍山上出發，大家勇敢的爬那崎嶇的山徑，到不甚吃力，只是到了半山，連羊腸小道都沒有了，我們四人的足上都著的是皮底鞋，奇滑無比，急得沒法子，只有將熱水瓶內蓄的開水，倒出來大家將鞋底浸溼；然後攀着松枒上去，活像逃亡的戰士；耳邊松濤澎湃，如萬馬奔騰，山光鳥語，這時已無暇領略。

蒼松古柏，葱蘢的擁着一角古刹，紅粉剝蝕，露出牠石壁蒼涼古邁，順步到了後面無樑塔傍，千百年所謂勝跡的，今已石樑縱橫，狼藉湮沒在荒草中了；只有餘景供遊人空懷！到了後面新落成的屋裏，登上佛樓，大家坐下休憩；一會兒，一個小沙彌搬來茶點等物，那小沙彌不過十一二歲，光景，瘦削羸弱得可憐，到有點像塵心已滿，要白日飛升

呢！

憑欄遠矚，遙遠的宜城，亦隱約在望，明淨的石塘河，如白帶環繞着巍峨的青山，激壯怒號的松濤，驚人醒人，呼呼的急瀑，滂瀾蜿蜒滾下去，打在絕崖下，深碧潭中，濺起雪白的浪花，無限的超邁，嵌在眼底。

這時恰好到了你常常欲訪的「道士洞」了：樹葉葱蘢的掩閉了洞口，陰森的令人寒慄，只敢遠望而不敢近探；可惜沒有將照相機攜來，芸妹並帶了一架「27」號的小柯達鏡，忘記上軟片子，不然拍它一張小的，到聊以解渴呢！

匆匆行了一程，遠遠望見兩個女子，在碩大無朋的巖石上，妙舞蹁跹！在這絕無人跡的空山裏，是遇見仙子否？我不禁疑惑了，走近了一看，真令我驚喜不已！原來是四五年不見的K同她妹妹S，大家歡新道故的，我將蘭、芬、芸互相介紹了，大家便席地坐在絨茵的草上，閒談一陣，我們告別要回去，K蠻留着我們在她家歇一宵，我拘不過，只得依從了。

原來K從M校畢業已後，便隨父母妹妹搬到這幽靜的山下，隱居着避免現在風聲鶴唳的城市，享他安閒的清福！

K帶着我們很自由的在石徑上，下了難上的山，到了藤蘿繞滿的屋子，見過了K的母親，她母親熱心得很，取出點心來，我們飽嚼一頓，休息休息疲倦；屋前的溪流潺湲，山禽聒耳，還有那風竹濤聲，呼呼的攪成一片，激壯那讓松濤！只是無人領略罷了！

用過晚餐，KS要出去踏月，S拿了兩管簫，大家興步長談。

中天的月華，如銀似雪的滿瀉在青山上；我們一齊在滾滾的溪邊坐下，略爲休息，K芸兩人合奏一闋「貧女」，泉聲琮琤，簫聲琅琅，悠然逸邁，穆然淒清！多麼令人意遠啊！
簫聲歇而芬S歌喉又啓。

我這時萬斛塵煩，都蠲除淨盡！和蘭攜着手順步徘徊：微風吹着，松影倒映在溪間，恰是一幅絕妙的圖畫！蘭無意的讀着兩句古詩道：「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適合此景，唉！我們還自炫聰明，爭是辯非！天地間包藏的事，可想古人沒有那一件沒道過了！

明月曳着白雲，飛星橫掠過天河，這時眼前呈露着的都是極微妙的詩情畫意，鼻觀裏嗅着松間春日的微馨，和着草壇上四散的花香，與枝頭入夢的飛禽，一二聲驚動，令我飛起了出塵遐世的幻想！

微露霑裾，月影送寒，S說：「大家回去罷！」歌聲正闌，簫聲頓杳，大家即起身開步。散步着歸途，遠遠的傳來一聲清磬餘響，我還不禁戀着眼底山光！祝你快樂！

妹璞汝上。十五，四，二七，龍灣。

高山啊！

流水啊！

曼妙的歌聲啊！

小妹妹！

多謝你，付與我：

——兒時的夢——

實君，十六，二十九。



一個冬天的早晨

波影遺稿
劍影抄錄

一個冬天的早上

黑沉沉的長夜。已經過去了。一綫溫和的日光。從窗簾內射入室中。窗外冬青樹上的小鳥。啾啾唧唧的鳴着。頓時把胸中的煩悶都忘了。我穿好了衣服。推開窗子。看庭中的景色。庭前本來有幾枝很美麗的碧桃樹。在春天的時候。可是現在只存得幾條老枝。不是常常住在這裏的人。恐怕誰也不信這幾根老枝上。曾經生滿了嬌花嫩葉。再看那幾棵冬青樹。却仍沒有改變牠們的態度。從前在碧桃樹上的小鳥。現在都躲在冬青樹上了。唉。碧桃碧桃。你真不幸極了。從前誰不說你美麗。現在却現出醜態。誰也不再愛你了。你還能逞昔日的傲態嗎。我低聲說着。忽然一陣風來。把他的老枝。吹得搖曳不

定。似乎譏笑我說得不對。唉。我知道了。碧桃啊。你現在雖然枯了。明年春季却能還你本來面目。花開。花謝。是沒有窮盡的。可是人呢。由少而壯。而老而死。是一霎時的事。我笑碧桃。碧桃也正笑我。我憑窗默默的想。覺得有無限感慨。

忽然室門開了。我那天真爛漫的小妹妹。走進來。手中捧了一大把菊花。笑嘻嘻的道。姊姊早。又問道。今天星期日。什麼你也起得這樣早。我見了她。心裏的感傷。自然而然的消滅了。抱了他道。可不是嗎。今天本來可以起得晏些。只是睡不着呀。但是你又爲什麼起得這樣早。她笑指着手。手中的花給我。道。我特地早起來採他給姊姊的。姊姊。你不是很愛花嗎。你昨天不是說今天須得去採些菊花插瓶嗎。姊姊你歡喜麼。我親她的吻道。妹妹。你真乖。我今天再去買雙皮鞋給你。她聽了。快活得什麼似的。抱着我的頭道。姊姊。謝謝你。這時候已七點鐘了。父親母親。多已起身。小妹妹把花插在我花瓶中。帶跳帶跑的請父親母親的早安去了。

明兒今天穿着一件新製的玫瑰紅旗袍到校。二位女教員看見他。就說。明兒。今天又換了新衣服來了。這件衣服一着。更覺得美麗可愛了。明兒笑嘻嘻的走上來說。楊先生。王先生。早。楊先生撫着她的頭道。明兒。這新衣裳是誰做給你穿的。是你爹爹做給你的嗎。明兒道。是的。爹爹說。停幾天還要做一件很美麗的斗篷給我。楊先生笑道。有福氣的孩子。父親這樣愛你。你可要用心讀書才好。王先生看了。看明兒。低低的嘆了一聲。楊先生問她嘆什麼。王先生答道。可憐的明兒。小小年紀。沒有了母親。要是伊有了母親。更不知怎樣的歡喜伊。楊先生笑說。伊若是有母親。那裏有得像現在的穿着呢。或者她還沒有這樣可愛罷。楊先生說完。看看明兒。只見她呆呆的站着。臉上滿現着疑惑之色。楊先生拍着她的肩道。明兒。你想什麼。明兒忙問道。楊先生。你什麼說吾沒有母親。我母親是有的。祇不過現在不住在我家就是了。爹爹向我說。她做客去了。她不久便得歸來的。楊先生。你怎說我沒有母親。楊先生無可作答。便攜着她的手道。我們到那裏去看看功課罷。明兒弱小的心弦。早把沒有母親四個字。深深的印在心裏。不知不覺。發出一種疑問來。這天。她放了夜學回去。竟不像往日那麼有說有笑了。只是躲在房內。呆呆的坐着。她父親好生奇怪。只當她身子不舒服。便問道。你什麼。不似往常那樣快。

活了。可不要生病了嗎。明兒搖搖頭道。不。她父親道。那麼可是在校中受了那個的委屈。明兒又掉着頭。她父親猜不出什麼原因。便向她看看。明兒突然立起來。拉着她父親手底道。爹爹。媽媽呢。怎麼去了這長久。還不回來。爹爹。可是媽媽不來看我們了。她父親聽了此話。腦海裏突然發出一種不可思議的感覺。悲聲道。兒呀。你還望母親來嗎。她是不肯來了。不再要我們了。唉。我的明兒啊。你母親到別處享福去了。你父親因為沒有才能。供給不起她那種揮霍。祇得由她去了。明兒很驚訝的問。什麼媽媽不肯來我們家嗎。家裏不是很好的嗎。她父親道。你那裏知道。我沒有錢供給你母親的穿戴呀。明兒快快的答道。什麼沒有。我身上的美麗的衣服。不是很貴的買來的嗎。爹爹有錢買給我。難道便沒有錢買給母親嗎。爹爹。你不要做新衣服給我穿。以後給我的給母親便了。她父親聽了。不禁滴下淚來。抱着她道。孝順的孩子。可憐的孩子。遇到了這種喪心病狂的母親。丟下你去了。好孩子。你別盼望她吧。橫豎你父親疼愛你就是了。明兒猜不出他說的什麼話。不過她已明白她母親不再來了。她再想問。見父親悲泣着。也就不再說了。從此明兒不再望她母親歸來。但是她母親爲何不肯歸來。父親爲何沒錢供給母親這些疑問。一天不在她小小的腦海中轉動。

母親的心

一陣陣的北風。像剪似的。刮到面上來。許多的人家。早閉着窗戶。圍爐取暖。飲酒禦寒。有的也許已到黑甜鄉裏去了。這時候。一丸冷月。高高的掛在空中。似乎放這一綫光明。給世上苦惱的人們。冷清清的街上。行人差不多絕跡了。月光之下。見一個白髮蕭蕭的老婦。倚在門前。眼巴巴的向左右望着。這時候一陣冷風。直撲到伊面上。伊打了個寒噤。喃喃的說。好冷呀。什麼他還不回來。唉。阿良這孩子太不長進。成天的在外玩着。吃酒賭錢。唉。二十多歲的人。一點不曉得家中的困難。又是一陣風。把伊的說話嚙噎着了。一個年青的醉漢。歪歪斜斜的走向前來。伊看見了。發出枯澀的聲音。顫巍巍的叫道。阿良。你回來了嗎。等得我好苦呀。阿良似應非應的哼了一聲。酒氣直衝的挨進門內。他母親握了他的手道。兒呀。你看你的手冷得如此。豈不是着了寒嗎。好孩子。你……他不等伊說完。奪手往裏就走。伊揩揩眼淚。關好了門。然後一步步的摸進去。走到裏面。只見阿良倒在牀上睡着了。伊輕輕的把被蓋在他身上。自己坐在他身旁。伊見阿良二頰緋紅。便伸出一隻乾枯的手來。要想摸摸他的

頭。卻又縮回了來。在自己衣裳裏護暖了。然後伸出。摸了一摸。老淚盈盈的嘆道。唉。可憐的孩子。頭上熱得如此。分明又要病了。唉。這樣冷的冬夜。在風頭裏跑。那裏禁得起。要是他父親活着。現在決不致這樣苦了。雖說他自己也不好。成天在外玩着。但是做母親的。不能使他安心在家裏。又不能有好教訓。使他不再如此。以至於……阿良翻了個身。嘴裏喊道。要茶。伊便把茶壺桶裏的一把茶壺。拿出來給他喝。這時候他已醒了。

兒呀。你以後不再要這樣夜深回來吧。要知你身體不強。禁不起風霜。可憐你母親。只你一塊肉。你若有些病痛。你母親的心。將爲你碎了。可憐你父親。死時。你還不到三歲。我含辛茹苦。養你成人。不知費了多少心血。你總得吐氣。一些方不負你母親的一番苦心。你父親在泉下。也好瞑目。你若不再學好。你母親也對不起你父親呀。伊帶哭說着。他直着眼睛說道。我要睡了。誰和你多說。可憐伊老淚紛披。服事他睡下。然後用很懇摯的口氣。對他說道。你可憐了你衰老的母親的心罷。只要你自己不喫苦。我隨你。你如何都使得。便是你要……伊悲哽之極。竟說不下去了。這時候一九冷月。很亮的照進那屋裏。寒風吹着樹枝。瑟瑟的亂響。似乎可憐仁心的母親。而惡恨那狠心的兒子。

悽慘的影象

一陣陣的北風。吹得人家的肌膚上都起了小粒。浙瀝瀝的冷雨。不住的落着。我圍着火爐在那裏看書。看了一回。覺得疲倦了。就拋去了書。立了起來。偶一抬頭。卻見日曆上印着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字樣。我不覺身子一呆。便又坐下去了。心中一個悽慘底影象。漸漸的浮了起來。唉。今天不是十二月二十六嗎。這悽慘的風。冰涼的雨。不是報告我去年今日的一個紀念麼。去年今日。我弟弟還奄奄一息的躺在牀上。我父親含着淚呼吾兒。母親只是悲泣。我呢。心中充滿了悲哀。糊糊塗塗。不知是真是假。是夢幻還是事實。但是細看室中的人。都是含着悲哀。牀上又臥着奄奄一息的弟弟。唉。這不明明是。我的弟弟嗎。他不是病得很重嗎。我審其非夢。便悲悵不勝的彈着淚珠。我父母見了。勸我不要這樣悲切。弟弟的病。或者會好。但是他們自己也禁不住哭了。沒多時。弟弟便與世長辭。他去世時的光景。我模糊得記不起了。然而我恍惚還聽見他喚我。唉。十二年手足之情。盡在這一霎時間砍斷了。我又記起來了。我弟弟死了之後。我還要去看他。父親說。你弟弟現在不比從前了。你不要去看罷。我不聽。

跑到房裏。只見我可愛的弟弟。直挺挺地和大理石的石像一般。唉。什麼。我活潑聰明的弟弟。現在竟變成這個樣兒。天哪。你什麼如此無情。叫我不傷心。到了夜裏。我父母教我睡覺。我不肯。他們說。你不要太悲傷了。你身子素來衰弱。禁不起這樣傷心的。你雖是女子。可是我們愛你。比人家愛兒子還愛。你弟弟死了。不能再活。你若再有三長二短。你父母的心。更加難受。唉。我弟弟不是死了一年嗎。這一年之中。夢見他幾回。看他的容貌。和生前一樣。或者還豐滿些。也許是泉下比世間安樂吧。我這個悽慘而模糊的影象。常常在我的腦海中了。滌之不去。磨之不磷。大約這悲哀之影。存我心中。要與死俱滅了。

秋雨之夜

沉寂的夜裏。萬籟俱寂。人門都到黑甜鄉中去尋他們的好夢去了。祇有那秋風吹着樹枝兒。瑟瑟的作聲。草際的寒蟲。發出很幽怨的鳴聲。似乎悲傷自己的命運。還有幾隻孤雁。很淒涼的叫着。這種淒慘的新聲。無論什麼人聽了。總要發生悲感。何況久經失意的她呢。

這時候。許多的人們。都到黑甜鄉去尋他們的好夢了。誰多不願意聽這悲哀的秋聲。可是她却孤燈獨對。手揮目送的。翻看書本子。倘然人家見了。誰不說她是一位用功的青年。但是這種無關痛癢的人。那裏知道她心中的隱痛。她原是一個很活潑的女子。一點也不知憂愁。安安逸逸的過她的學校生活。委直勿知世上有愁恨煩惱事。無奈老天慣會弄人。無端把一點愁根。種到她天真快活的心裏。使她自是以後。不得快樂。到得現在。便弄得愁與病俱。恨隨年長。一個天真活潑的小女兒。沉淪於恨海愁城之中。她心中的痛苦。誰都不知道。便是她也諱莫如深。只把她的不快。幽閉在心裏罷了。

他無可奈何。只好翻着書本。聊以消愁。或者她看了書。可把心中的愁忘掉些。也說不定。忽然一陣涼風。挾着幾點冷雨。打倒玻璃窗上來。這淅淅瀝瀝的聲音。直把無限的愁恨。一一湧上心來。她竭力想忘記她的前事。但是益想忘掉。益記得清楚。簡直把她的恨事。像影戲一般的。在白布上。一幕幕的映出來。她恨極了。長嘆道。一天到晚。埋頭書堆。博得深愁長恨。真是太不值得。我何苦再看什麼書。說着便把書丟了。呆呆的想着以前的事。她暗想我何等靈活。何等快樂。志向何等遠大。滿想學成之後。在社會上做一番大大的事業。我幾千年黑暗的女界。也要使她們有一線的光明。這種思想。那一天不

在腦海中回旋幾轉。唉。現在怎樣了。聽足了人家誹謗。受盡了人家的白眼。到處多逢失意事。弄得百病叢生。從前的壯志。消磨殆盡。還有什麼生趣。秋風起了。花草樹木。俱要凋零了。蒲柳之姿。未秋先落。我的身世。也同蒲柳一般。秋風一起。就此物化。就不卽死。那裏經得起秋風秋雨的摧殘。她想到這裏。那兩行熱淚。簌簌的滴了下來。把衣襟都溼透了。她又想起了歷年來所受的激刺。人家冷嘲熱罵。自己的身子。和入秋的黄葉一般。可是沒有一個人來安慰伊。看護伊。伊覺得世界上的可憐蟲。誰也沒有比她再苦了。她忍無可忍。就伏在桌子上大哭起來。她委實可憐極了。可是無情的風雨。不管人家的傷心。兀是吹着落着。這無情緒的聲音。一一打入她的心坎。簡直把她的芳心都打碎了。

又一個秋雨之夜

今年九月裏的天氣。溫暖得和春天一般。但是今天下了一天的雨。陡然添了不少的秋意。伊本來是一個多感的女子。遇着秋風瑟瑟。落葉蕭蕭的時候。總要傷感一回的。何況今日涼風撼戶。冷雨敲窗。這種淒涼景象。那會不生悲感呢。

天晚了。伊獨自坐在書室裏。對燈默坐。看伊的樣子。委實是十分悲傷。伊想像我那樣的一個弱女子。離了家鄉。外出謀生。父母的撫愛。天然是不得到了。兄妹的友愛。又那裏得到呢。朋友吧。只認衣衫不認人。整日價忙天忙地。只掙了數十塊錢一月。還要補助家用。天然沒有什麼綺羅珠寶供我穿戴。人家見了我。誰也不來和我做朋友。受盡了人家的白眼。却仍得含着痛苦做下去。這不是爲的衣食嗎。世上的人。爲了衣食。不知受了多少累。伊想了一回。怨恨極了。淚珠兒不知不覺的掛了下來。伊忙用手巾拭乾了。昏昏地想着。這時候窗外的雨點。落在那芭蕉上。淅淅瀝瀝。響得異常清澈。伊覺着這一點一點的雨。無異於傷心人的血淚。一點一點的。落在心坎上。直使伊那傷痕深鑄的心。完全碎裂了。伊很淒涼的嘆了一聲道。天哪。你少狡猾些吧。人們的痛苦夠深了。但是可惡的雨。依然不歇的落着。

古爲沈波影女士遺稿。由其令妹劍影女士抄寄者也。劍影女士。卽本期「十個兄弟」之作者。

梁才女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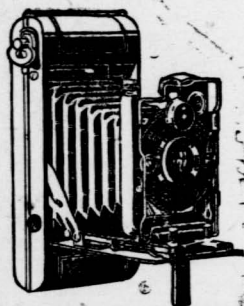
(王良士錄)

一帶柳啼鶯。時作斷腸聲。啼到無聲處。愁人不忍聽。雙雙飛燕。時作交琪翦。翦刀心欲碎。愁人不忍見。愁人不忍見。愁人不忍聽。愁人不如燕。愁人不如鶯。嗟嗟水外山。悠悠山外水。生爲貴家兒。死作他鄉鬼。

按右詩爲王良士君由福建漳寄來。據王君云。爲明初梁才女所作。梁本錢塘人。幼工爲文。洪武時。父爲漳州太守。遂隨父之任。將嫁而夫卒。未幾女亦卒。父葬之於郡西蝴蝶山。今其墓猶存焉。漳州流傳其詩百七十餘首。或爲生前所作。而又雜以死後憑乩所作。迷信之談。決不足信。然梁才女實有其人。且能文。則可信也。今王君抄示梁女詩多首。皆悽辛哀豔之詞。爲錄一首於此。以見一斑云。(編者)

遊覽

必備



伊 卡

照 相 器

德國製造伊卡 (Ikon) 照相器種類繁多，製造最精，不論人象、近景、或野外風景，均能攝取。故世界之著名旅行家及遊遊家，皆用伊卡。伊卡照相器既能橫攝直攝，且可兼用乾片軟片。

特 色

鏡頭最準確
機件最精巧
製造最堅固
式樣最新雅
用法最簡易
附件最完備

商 務 印 書 館 謹 啓

南 指 覽 遊

| | |
|--------|--------|
| 中國旅行指南 | 一册七角 |
| 實用北京指南 | 一册一元 |
| 上海指南 | 一册六角 |
| 西湖遊覽指南 | 一册三角五分 |
| 莫干山指南 | 一册一角五分 |
| 增訂廬山指南 | 一册四角五分 |
| 鷄公山指南 | 一册一角五分 |
| 北戴河指南 | 一册二角五分 |
| 泰山指南 | 一册三角五分 |

圖 地 廂 市

| | |
|---------|--------------|
| 上海新地圖 | 甲種六角 乙種三角 |
| 實上海城市分圖 | 一册一元 |
| 測北京內城全圖 | 一册四角 |
| 測北京外城全圖 | 一册四角 |
| 測北京西山全圖 | 一册三角 |
| 測南京城市全圖 | 一册三角 |
| 測杭州西湖圖 | 一册四角 |
| 測杭州西湖圖 | 一册一角 |
| 英華京漢鐵路圖 | 一幅三角 |
| 英華津浦鐵路圖 | 一幅三角 |

風琴



孔雀牌風琴

本館孔雀牌風琴種類繁多，有箱式、檯式、梳台式、牌檯式、旅行用及客廳用等。不特製造精巧，美觀耐用，聲簧音健，選擇尤嚴，故快彈輕按，觸指發音，清明悅耳。隨心所欲，決無漏音滯澀之弊。木材漆料，採用上品，歷久如新。定價每座自二十五元至二百六十元。

樂府牌風琴

樂府牌風琴計分三種：(一)書架式，可陳列圖書，奏樂時無須將書移動；(二)寫字檯式，兼供寫字及藏納書物之用；(三)手提箱式，可以手提，琴身活動，高下自如。箱內附有活動琴機，亦可高下，極便旅行攜帶之用。以上三種，均極美觀，簧健亦佳。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售

此外尚有本館監製及向各國名廠運銷下列各種音樂用品

手拉風琴 軍笛步號
各種口琴 銅鼓皮鼓
留聲機器 銅鈸喇叭



十個弟兄（一個滑稽的民間傳說）

劍影女士

有一份人家。生着十個兒子。他們各有一技之長。因之就各有一個奇怪的綽號。老大生就聰耳明眼。雖然遠在百里外的聲音。他也聽得到。千里外的景物。他也見得到。於是便叫做「順風耳朵千里眼」。

老二生就一付頑強的身體。成日價惹禍肇事。便喚做「癩皮」。老三生來力大如牛。銅筋鐵肋。無論敲扑鞭打。都不覺痛。所以叫做「三鐵筋」。老四沒有什麼能耐。却也奇怪便是滿身瘋麻。因此叫做「四瘋子」。老五最爲稀奇。全身的皮膚。十分寬大。好比橡皮。可以伸縮自由。因此名叫「五寬皮」。

老六的惟一特長。便是他那兩個腿子。特別的長。屋子裏站不得。成日站在天井裏。晚了。便蹲縮着睡在長廊子裏。還兀是不大舒服。於是便叫他「六長腿」。老七別的沒甚希罕。祇是那頭大腦大。見了由不的使人吃驚。記得當年他剃胎頭的時候。僱了十七八個理髮匠。兀是沒會剃遍。所以就叫他做

「七大頭。」老八和老七相差不多。却大了一雙腳。他的腳大得異乎尋常。就叫他「八大腳。」老九更沒能耐。毫無本領。卻是大了一隻嘴巴。他那嘴巴。闊得世無其匹。無論什麼全牛全虎。也能一口吞了。無阻無礙。所以喚做「九闊嘴。」老十的眼睛十分大。竟大得不得開交。因之叫做「十大眼。」

這十個都是弟兄。終日聚集一起。很是有趣。

卻說有一天。癩皮太頑皮了。把棒將王宮打壞了一角。當下皇帝很是發怒。便派兵要將惹禍的人捉來辦。這時順風耳朵千里眼的耳中聽得眼睛看見。忙告知了癩皮。老二一聽。心知不妙。連忙跑走。順風耳朵聽到捉去要打。老三知道了。便自己肯代老二去打。老三到了那裏。儘管讓他們打。卻是打得十分煞癢。還嫌他們打得不重。皇帝見了。沒奈何。就命人把他要放在沸水裏面泡。老大又聽見了。就命老四去代替老三。老四又立刻去了。他們把老四泡在沸水中。老四正「得其所哉。」十分快活。他滿身痲麻。愈泡愈好。極其有趣。皇帝見了。沒有法子。就問宰相。有何辦法。宰相想了好久。想到了商鞅五牛分屍的方法。告了皇帝。皇帝便命人去找牛來分他的身子。老大又聽見了。就告訴了老五。老五想。可放些本領。連忙就去。皇帝叫五個大牛。縛在老五的四肢和頭上。鞭着牛。把他分開。那知老五的

皮。竟十分寬大。愈拉愈大。拉得他身體很舒適。皇帝又沒有法。就命人把他拋在海裏。老五聽了。心下着忙。老大却又聽到了。便告訴老六。老六想。那有什麼了不得。就一脚走到那兒。代替老五。他們把老六拋到海裏。那知老六的腿子真長。海水剛淹了他的二膝。一些也不打緊。反而乘便洗足。

這時候皇帝看見他們厲害。便饒了他們。

那知老六洗足起來。覺得足趾裏不十分舒服。仔細一看。原來是小足趾間夾着了個大鯨魚。他們便要乘機烹魚。但是找不到大鑊子盛放。甚是爲難。旁邊站着的老七叫道。不打緊。大鑊子儘有着。爲什麼好好放了不用。說時。把他自己的大帽兒揭了下來。衆人拍手叫好。於是大鯨有了鑊子盛。只是一時沒處找些柴燒。恰巧「八大脚」走進來。問他們鬧什麼。他們告訴了他。他說。柴麼。有呀。我剛才走路不小心。腳心觸了個刺。當柴也許够了。當下拔了出來。卻是大樹三章。十分够用。於是便燃燒煮烹起來。又香又美。這時九闊嘴聞得香味。垂液欲滴。不等那魚兒熟透。便拿將起來。連皮帶骨的一口吞下。吃得津津有味。老十進來。瞪了二隻大眼。兀是不響。

月餅的來歷

(楊鳳女士)

元朝自從成吉思汗到中國來做了皇帝，便藉天子的威權，虐待漢族。他爲著使同族的生活安全，還定了一條新法：凡是漢族，每家必須供養一個只吃飯不做事的胡人。自然，當時漢族人民怎麼能够心服呢？可是因爲攝於皇帝的威風，誰也不敢說一個「不」字。

這種制度，一直保留到元末明初，還沒革除。當時有一個精敏，能幹的人，就是劉伯溫，他痛恨這種不平等的待遇，便想出一個革除的方法。他預先製了許多的錦囊，叫各地糕餅店拿它作餅餡。凡有人去買的時候，便囑咐他們說：『這種餅能預防一切災禍，而且要等到中秋節晚餐後才能吃，假如在節前，先吃，或者在節後才吃，不惟不能避免災禍，恐怕還有性命之憂。』大家一傳兩，兩傳三的傳了開來，於是大家都去買餅。

漢族人家在八月十五那一天，吃過晚餐，不約而同的吃起餅來，等到咬開來一看，每個餅裏面都有一張字條，上面寫的是：『我們都是漢族人，賴勞力而後得食，賴勞力而後得衣，凡所衣食，都是辛苦得來的，今家中各有一個不作事專吃飯的胡奴，實是一件可羞，可恨的事，我們必要剷除此輩胡奴。望吾同胞，一見此紙，即行梟戮胡人首級，盡除此害！』

這一套話激動了漢人的心，同時發動，把胡奴斬得一個不留。這種惡例，便從此革除了。後人景仰劉伯溫，每逢八月十五晚上，仍然製餅禱祭。這就是中秋節吃月餅的來歷。

關於薄少君的話

編者

本雜誌（十四卷二十三期）登了「女詩豪薄少君」之後。有好幾個讀者。把關於薄少君的話來告訴編者。很足補前文所未備。現在摘錄大略。並加按語。以介紹於一般讀者。

據朱瘦桐君說。薄少君的丈夫沈君烈。太倉人。字卽山。朱君也是太倉人。這話是根據傳聞而來的。

田鶴巢君由江蘇泰縣寫信來說。十幾年前的小說月報上。登了一篇小說。名叫「科名淚」。這篇小說的主人。就是沈君烈和薄少君。不過他將沈君烈訛爲沈烈。又說沈烈是清季人。又說沈烈是吳興人。田君的意見。以爲沈薄二人的事。既見於列朝詩集。自然是明末人。決不是清季人。明末清初記沈薄的事。都作沈君烈。自然不應作沈烈。「科名淚」中也引了薄少君哭夫詩四首。其中有三首和哀恨集所載的相同。再有一首。有「鄧氏無兒」云云。然休菴影語謂「張天如撫其孤」。則不應說「鄧氏無兒」。可見此詩是後人假造的。說之。「科名淚」的作者。不知是根據聞而以訛傳訛呢。還是憑空造出這段故事。而託名於沈君烈和薄少君。編者按。「科名淚」的話。似不可信。我的意見。正和田

君相同。又「科名淚」並附載了許多沈薄二人唱和的詩。今因他可疑。一例不錄。

李嘉禾君從河南光州寫信來說。薄少君的事。也見於「說詩樂趣」。該書選錄薄少君哭夫詩二十八首。除了十八首已見而外。再有不同的十首云云。李君并將那十首詩抄來。編者查「說詩樂趣」。係清初人伍芝軒（名涵芬）所輯。有毛際可序。他的話總可以信託的。故把他不同的十首詩補錄在這裏。從此薄少君的一百詩。已輯得五十三首了。

英雄七尺豈烟消。骨作山陵氣作潮。不朽君心一寸鐵。何年出世剪天驕。
簡君筇篲理殘書。欲認籤題淚轉霏。忽聽履聲窗外至。回頭欲語卻還非。
筆成精崇墨成神。一半憐才一半噴。文字漫傳當世口。果然知己屬何人。
梧下寒窗護草籬。隔紗猶似見支頤。去年此地牀前月。正是同君夜話時。
鶴程冠佩漸高寒。想見丰儀欲畫難。心似蓮花勝似雪。神如秋水氣如蘭。
苦節如君始合天。常疑唐子自稱賢。人間涉利無非業。縱賣青山亦業錢。
酒盃淘洗性情真。談語能招莽漢嗔。任爾機鋒多不應。只將鷗鳥待時人。
長門賦買甕頭香。文渴詩枯自引觴。筆債而今應謝絕。恥爲人作嫁衣裳。
黃卷縹緗擁一身。倚來爲枕臥爲茵。有時起舞敲書案。笑罵悲歌叫玉人。
君聽哀詞意勿悲。傷蟬吊槿亦何爲。仙人一局滄桑變。百歲原同幾着棋。

（完）



換巢鸞鳳記

(續)

(天游)

第四回 深宮遇豔舊夢迷離 複室談心深情綰繡

杜蕾夫人替蟬妮準備赴夜筵的宮袍，是蔚藍色銀紐，飾帶上鑲嵌着明珠碧玉，非常華美。也是雷柯衣肆所製。仿蟬妮身材做的。蟬妮試過幾次，當然是很合體的。更衣之後，杜蕾又在翁主首飾箱中，取出一掛珍珠絡索。也替蟬妮掛在項間。說是從前王后賞給翁主的。蟬妮姿色本佳，經這一番裝點，越顯得雍容華貴。宮人侍候更衣已畢，陸續退出。粧閣中只剩杜蕾蟬妮二人。蟬妮問杜蕾道：「夫人你看我的髻梳得怎樣？」杜蕾端詳一回，點頭道：「還可以使得。只是你臉上還得敷上些脂粉纔好。翁主顏色有些憔悴，不得不藉那些化粧品去補救。你卻有天然神彩，原可以無藉乎此。只是翁主

是用慣的。你若不用，她一回來，容易給人看破，沒奈何你也委屈些敷上一些罷。」說着親自挽起袖子，調脂弄粉，替蟬妮裝點起來。收拾完畢，宮人來報高瑪砦王儲已經入宮。又耽擱了半小時，杜蕾站起來道：「是時候了，我們下去罷。」蟬妮薄暈生頰，櫻唇微顫。低低道：「夫人！我怎樣覺得忽然心跳起來了呢？」杜蕾見她此時斌媚竟高出史天芬主千倍以上。暗暗讚歎。口中卻催着道：「快不要孩子氣。此時王儲已經見過王后，在那裏候着你哩。」說着一同上王后起居室來。這間起居室面積雖小。陳設很是平常。卻是王后常到之處。鋼琴上放着樂譜。琴架圖書中，位置着幾張安樂椅。蟬妮跟杜蕾進去，心神撩亂，起初竟看不見室中人物。杜蕾纔進門，就走了。蟬妮定一定神，看見有一簇人圍着，知道是了。輕移蓮步走過去。果是王后親王等都在那裏。王后的服裝，是黑色縷金宮袍。翠鈿珠璫。玉榮蘭茂坐在那裏。親王站在寶座之後。座傍一個頹長少年，站着同王后握手談天。蟬妮上去，向王后親王剛行過了敬禮。看見少年澄澄看着她。心中一慌，頓時手足無措。把杜蕾教她的禮節，完全遺忘。呆呆站着，想不起來。幾乎急得涕泗橫流。虧得王后給他們介紹。高聲道：「親愛的倪古壘王子！這就是我孫女史天芬。」又向蟬妮道：「史天芬這一位就是倪古壘王子。」蟬妮心中一急，居然給她

記起應行的禮節。站在那裏，輕輕遞過手去。纔遞過去，已經給倪古壘緊緊握住。恭恭敬敬俯身下去，用嘴唇將蟬妮玉手，親了一下。用很流利的英語，朗朗的道：「今日得見翁主殿下，真是榮幸。」蟬妮聽了，心中忽然有些異樣感觸。抬起頭來，剛好同倪古壘深灰色眸子，打一個照面。只見他笑吟吟的道：「這種無謂禮節，都是我們王族中應有之事。唐突之處，尙祈見宥。」蟬妮當然照着杜蕾教她的話，謙遜了幾句。見禮之後，四個人談起天來。王后問問倪古壘一路來的風景。倪古壘也問問雅學離宮的歷史，同鄰近的名勝。凡是直接同蟬妮講話，蟬妮有些視覷，回答的聲音很低。倪古壘見她一些沒有貴胄倨傲之氣，很是得意。談了一回，王后帶着他們出來，同來賓們略事酬應。徑上膳廳。廳中這一天陳設更形華美。萬星燈火，映着餐案上玉瓶金盃。花光酒氣，掩映生輝。與宴之人，男子一律都是大禮服。胸前佩着寶星。衿上插着鮮花。那些貴族夫人，都是寶髻垂雲，錦衣曳地。珠圍翠繞，儀態萬方。蟬妮初涉綺筵，不覺有些目迷神眩。坐在倪古壘肩畔，如在夢中。倪古壘正在盛年，又得着這種美人作爲鴛侶，自是得意。入座以後，談笑風生。蟬妮不住偷看，覺得他軀幹偉岸。神采飛揚。那套禮服，非常適體。配着鄴衣，絲襪。革履上綴着銀製馬刺。胸前佩着橙黃大綬，綬上綴着兩座寶星。各國贈送的寶

星也分兩排懸着。手指很長，卻因常在戶外服務，所以同臉色，一般都帶幾分褐色。隆準廣額。長眉盛口。頭髮很濃，是深褐色的。照英國男子修飾刷在一邊。雖是聽見杜蕾說他已經二十七歲。從面貌上看去，卻還少年一些。聲音笑貌，從閱歷上經歷過來，已似一般政治大家模樣。而顏色卻如三五少年。暗想史天芬翁主年齡是二十有二。得此嘉耦，很替翁主快心。自己雖比翁主還少一齡，究屬權代。雖是如此，卻一些不敢發生奢望。不多一回，盛筵就散。倪古壘同蟬妮起身，走到王后親王座邊站着。那些宮中侍從，也陸續走來圍在他們身後。然後與宴來賓，一一走來，向王后親王，行禮道謝。向倪古壘夫婦賀喜。客氣些的，行禮之後，立刻走了。親近些的，還站着閑談幾句纔走。大家都以為蟬妮真是史天芬。所以一些沒有注意到她有異常的舉動。那時樂聲大作。來賓散座之後，還預備着美酒名茶，同各種果品。宮中值事官，邀他們去隨意取飲。雅學離宮這一夜的宴會，簡直比無論那一國宮中筵宴，都要盛些。這也是羅思瑪克王后為王族榮譽計。雖在國破之後，還要免斥宮帑，成此盛典。禮成之後，王后親王先行退席。侍從官圍繞着出去。來賓也散了。蟬妮在王后親王退席，也跟着同走。到了長廊中，王后向她微笑點頭道：『好孩子！你也去休息一回罷。』蟬妮知道是攔阻她，教她不要走的意思。

只得止步。眼看着侍從們簇擁着王后走了。宮中往來，向由杜蕾導引。四周一看，杜蕾卻蹤跡不見。偌大長廊，只剩她一人。正在徬徨失措之時。剛好倪古壘走來。他也是一人，沒有侍從。見了蟬妮，非常快樂。笑着道：「巧極了，我們雖已訂婚，卻沒有深談過。那些無謂禮節，很是惱人。諒來你也覺得厭惡。請此地來，我們靜靜談一談。」說着隨手把廊邊一扇門開了，讓蟬妮進去。蟬妮躲避不開，只得放大了膽進去。仔細一看，原來一間很精緻，用柏木鏤花板作牆的密室。四圍博古廚中，藏着中國古磁。陳設非常幽雅。倪古壘拉蟬妮坐下。笑吟吟的道：「此室清幽，諒來你是常常盤桓的。王家典禮，最是惱人。方纔所見所聞，無一不是電光石火般的泡影。我雖然也是華貴，卻非常恨他。我知道你也有同心。不過因爲我今天是宮中特客。所以曲予周旋。這是我肺腑之談，雖有些踰越做客人的範圍。你也必能見宥。你說是不是？」蟬妮低聲答道：「正是。我也確乎有些不贊成。」倪古壘道：「明天早晨，我同你騎馬去，你肯不肯？」蟬妮聽着，吃了一驚。他從來沒有騎過馬。杜蕾沒有想到這件事。既沒有預備。蟬妮不知怎樣回答，方纔得體。沈吟一回，推道：「不知他們預備得來，預備不來？我此刻不能允你。」倪古壘道：「不要緊。我同你溜出去便了。我聽說你馬術很精。倒要領教領教。」史天芬！你看怎樣？」蟬妮見他

叫自己史天芬。話又講得非常溫存。不知不覺，紅霞上頰。倪古壘笑吟吟的道：「我同你既訂婚姻，應當熱分一些。即使王家禮法森嚴，諒來也決不會干涉我們合法的行動。」史天芬，你肯見允嗎？」蟬妮紅着臉，俯首不答。倪古壘道：「我的名字是倪古壘。很想聽你叫我一聲。」說着，慢慢走將過來。蟬妮不知不覺，也站起來，靜靜看着倪古壘。頓時覺得有些芳心撩亂。突突的亂跳。自己也不知爲什麼。覺着面前站着的這個人，是有生以來，所見的人中，從來沒有見過的人。承他這般見愛，自己也不知道是喜是悲。倪古壘低下頭來，同她接了個吻。低聲道：「史天芬！你真是可愛。你莫不是嫌惡我粗魯嗎？你看我同你結婚以後，可以和好嗎？」倪古壘這般殷勤。蟬妮覺得自己是個平常女子，決不能受此寵幸。並且乍入情場，有些羞怯。不由自主，頭低了下去。倪古壘見了，更是愛她。緊緊摟住，又接了幾個吻。低聲道：「史天芬！你怎樣這般可愛？這般嬌怯，簡直同我在本國所聽見的你，截然兩樣。」史天芬從前我聽人家說，你很是燥烈。生平所愛的是騎馬跳舞，以及各種冒險之事。現在看來，竟是無稽之談。你明明是個全地球最溫存的女子。爲什麼他們無故要冤枉你呢？」說着又來同她接吻。這一次，蟬妮不由自主，也還接了倪古壘一下。倪古壘更是滿意。低低的道：「史天芬！這樣看來，我同你的婚姻

是雙方同意。有真正的愛情交換着，並不是名義上的夫婦了。」蟬妮默然。倪古壘撫摩着蟬妮的雲鬢。問道：「史天芬！你在那裏想什麼？同你這般囉唆，你恨我嗎？」蟬妮着慌道：「這是決沒有之事。」倪古壘癡癡看着蟬妮問道：「既如此，你看我怎樣？」蟬妮隨口答道：「我看你是個不可思議之人。」倪古壘無意中得到這個獎語，樂極了。引聲狂笑。他是快樂已極，所以如此。蟬妮不知就裏，還以為倪古壘在那裏笑她。自念生長蓬門，本無遠志。重以受杜蕾夫人付託之重。保障史天芬翁主名譽。暫來宮禁，純粹是一種俠義行爲。並無因以為利私念。何甘受人侮辱。這般一想，不覺一陣酸心。剛好迴過頭去，看見杜蕾靜靜站在門口。不知她站在那裏，已經多少時候。更是懷慚。趕緊掙脫了手，嚶嚶一聲。低着頭，走出門去。倪古壘還以為她害羞，並不介意。很瀟灑的跟出來。同杜蕾寒暄幾句。辭了蟬妮回自己甥館去了。蟬妮同杜蕾走到自己臥室門外。攔住杜蕾道：「夫人不必進去。還請把侍候着的宮人，悉行遣散。我乏極了，想一個人靜靜休息一回哩。」杜蕾久歷情場，怎樣不明白蟬妮的苦楚。趕緊答應退去。蟬妮走進臥室，把門闔上。這間臥室，面積極大。是四百年前建築。四周牆上，都是淡灰色橡木銳板。橡木地板上，鋪着亞爾棉地衣。燭臺上點着幾百畫燭。從燭光中看去，真是神仙世界。窗前粧

臺，也是橡木所製。臺上供着意大利橢圓形巨鑑。鑑上綴着鏤銀愛神，同許多月季花。神采奕奕，非常生動。靠粧臺是一溜小廚。彫刻既精，木材也極縝緻。中間藏着各種首飾。室中鏤銀花鉢內，栽着許多白玫瑰。花開正盛，香氣四溢。那張臥榻純白似銀。掛一頂白緞繡花帳幔。帳額上綴着鏤銀王冕。飾着雪一般的駝鳥羽毛。蟬妮站在那裏。想起方纔倪古壘講的許多纏綿情話。仔細想來，他分明都是同史天芬講的。同我蟬妮毫無關係。自己現在雖然住在史天芬臥室之中。穿着她的華服。掛着她的珠練。都是假的。這種景象，一轉眼間，就要過去。自己本來的住室，是在勃羅斯堡小街四層樓上。想到此地，覺得眼前的景物，竟變成從前常住的臥室一般。什麼黃色紙牆，黃色衣匱，銀光剝蝕的掛鏡，都湧到目前來。不覺出了一身冷汗。知道窮苦生涯，是自己的本分。目前的景象，萬靠不住。想到這裏，萬種柔腸，冷了一半。只是倪古壘那句你真是可愛的話。卻彷彿尚在耳輪中環繞着。擁着自己接吻景象。也在目前。又把她一縷柔情，勾將起來。惺惺忪忪，無可自遣。所幸她性情恬淡，不慕虛榮。明知自己同倪古壘地位懸殊，決無圓滿結果。所以毅然決然，奮起慧劍，將那不正的綺想斬除。玉淚洩瀾的卸裝就寢。

(未完)

如何可免夏季疾病

勿購

剖開瓜果



痢疾霍亂吐瀉等患夏令數月暑季時節
 為最劇烈往往因喜食剖開瓜果或桃子
 以及一切蒼蠅蚊子所傳播有毒菌自蠟
 足所帶染者致患以上
 惡疾其他暑天所最易
 患者即大便結滯
 結者腸內之渣滓阻滯
 醞釀成毒輸入血管即
 起胆汁不和疾病頭痛
 肝火上升以及一切痛
 他疾病因而叢生是以
 欲免夏令疾病飲食宜
 慎選以清潔為貴大便
 需逐日通暢有序極少
 每晨大便一次紅利之
 導丸正令通利大便之
 妙汁能令頭便有序利
 肝胆助消化且使頭暈平
 肝苦驟減紅者均有出
 痛經售西藥者均有出
 凡或直向上海江西路
 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
 六或直向上海江西路
 局函購每瓶大洋六角
 元郵力在內收用郵票
 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4456(11)

上海商務印書館創製

仿古活字

承接各項印件

活字印書、昉於宋代、鉛字晚出、爲用尤繁、願通行字模、沿用宋體、多年不變、好古者既憾其不精、審美家尤習而生厭、本館經營印刷事業、力圖改進、曩於宋體鉛字外、已另鑄楷體古體問世、頗蒙社會稱許、近更延聘專家、創製仿古活字、以宋元精槧爲範、益求整齊、俗書訛字、一一改正、數經寒暑、今始告成、用以植印新舊書籍、名片東帖、古色古香、妍妙無比、當爲博雅君子所樂取也、另印樣本、惠郵二分、卽行寄贈、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投 稿 簡 章

不 許 轉 載

中華民國六年七月廿二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胡 寄 塵
 發行者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字號
 小 說 世 界 社
 印刷所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字號
 商務印書館印刷所
 寄售處 各埠商務印書館
 及大商務印書坊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問亦
 酌用文言
 二 投寄之稿望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若
 千亦請書明
 三 投寄之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
 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詳
 細敘明
 四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時
 署名之稿聽投稿者自定
 五 不退還稿惟長篇在五千字以上者不用概
 因豫先聲明並附寄郵資寄還原稿
 六 選登之稿酌致薄酬如下
 (甲)現金 (乙)券券 (丙)本雜誌
 酬報之類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
 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一并聲明
 七 投寄之稿一經揭載後其著作權即為本社所
 有
 八 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
 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九 投稿者請逕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
 所轉小說世界社收

廣 告 價 目 表

定 價 表

| | | | | | | | | | | | | |
|---------------|---|---------|---------|---|---------|-------------------------|---|---------|---------|-----------|--|---------|
| 洽 遠地函詢即行奉復 |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 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 至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內「中國商務廣告公司」接 | 普 通 | 上 等 | 優 等 | 特 等 | 等 第 | 新 疆 蒙 古 及 日 本 照 國 內 香 港 澳 門 照 國 外 郵 票 代 價 作 九 五 折 以 二 角 以 下 者 為 限 郵 章 如 有 改 動 隨 時 增 減 | 定 價 | | | 每 週 一 冊 全 年 五 十 冊 零 售 每 大 洋 陸 分 郵 費 國 內 一 分 國 外 四 分 | |
| | | 正 文 | 正 圖 | 封 面 之 內 面 及 對 面 或 正 文 首 尾 對 面 及 底 頁 之 內 面 | 之 底 外 面 | 地 位 全 面 方 九 半 面 四 分 之 一 | | 全 年 | 半 年 | 時 期 一 冊 數 | | |
| | | 後 中 | 前 中 | 四 十 八 元 | 六 十 元 | 四 十 元 | | 五 十 三 元 | 二 十 五 元 | 一 元 五 角 | | 二 元 三 角 |
| | | 二 十 八 元 | 二 十 四 元 | 二 十 八 元 | 二 十 八 元 | 十 六 元 | 十 元 | 四 元 六 角 | | | | |

注 意 定閱諸君如有遷移來信屬改地址或因其他詢問之事務必將定單號數戶姓名在何處原寄何處四項詳細開明方可定辦實錄定戶太多簿冊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難免仍有誤寄特先聲明

